增補文獻備考

四十一

共五十一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二百四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學校考三

文廟 廟制見大學

大成至聖文宣王正位 南向

配享兗國復聖公顏子 東一位○東位幷西向下同 郕國宗聖公曾子 西一位○西位幷東向下同 沂國述聖公子思子 東二位 鄒國亞聖公孟子 西二位

殿內從享費公閔損 東一 鄆公冉耕 西一 薛公冉雍 東二 齊公宰予 西二 黎公端木賜 東三 徐公冉求 西三 衛公仲由 東四 吳公言偃 西四 魏公卜商 東五 潁川侯顓孫師 西五 道國公周敦頤 東六 豫國公程顥 西六 洛國公程頤 東七 新安伯邵雍

西七郿伯張載 東八徽國公朱熹 西八〇十哲始皆封侯至宋度宗時幷陞封爲公今於顯係師獨書以顯川侯而不書度宗所封陳公可疑

廡從祀金鄉侯澹臺滅明 東一單父侯宓不齊 西一任城侯原憲 東二高密侯公冶長 西二汝陽侯南宮适 東三北海侯公晳哀 西三須昌侯商瞿 東四共城侯高柴 西四平輿侯漆雕開 東五睢陽侯司馬耕 西五益都侯樊須 東六平陰侯有若 西六鉅野侯公西赤 東七東阿侯巫馬施 西七千乘侯梁鱣 東八陽穀侯顏辛 西八臨沂侯冉儒 東九上蔡侯曹卹 西九沭陽侯伯虔 東十枝江侯公孫龍 西十諸城侯冉季 東十一馮翊侯秦商 西十一濮陽侯漆雕哆 東十二雷澤侯顏高 西十二高苑侯漆雕徒父 東十三上邽侯壤駟赤 西十三鄒平侯商澤 東十四成紀侯石作蜀 西十四當陽侯任不齊 東十五鉅平侯公夏首 西十五牟平侯公良

孺東十六 膠東侯后處西十六 新息侯秦冉東十七 濟陽侯奚容蒧西十七 梁父侯公肩定東十八 富陽侯顏祖西十八 聊城侯鄡單東十九 滏陽侯句井疆西十九 祈鄉侯罕父黑東二十 甄城侯秦祖西二十 即墨侯公祖句玆東二十一 厭次侯榮旂西二十一 武城侯縣成東二十二 南華侯左人郢西二十二 汧源侯燕伋東二十三 朐山侯鄭國西二十三 宛句侯顏之僕東二十四 樂平侯原亢西二十四 建成侯樂欬東二十五 胙城侯廉潔西二十五 堂邑侯顏何東二十六 博平侯叔仲會西二十六 林慮侯狄黑東二十七 高堂侯邽巽西二十七 鄆城侯孔忠東二十八 臨朐侯公西輿如西二十八 徐城侯公西蒧東二十九 內黃侯蘧瑗西二十九 臨濮侯施之常東三十 長山侯林放西三十 華亭侯秦非東三十一 南頓侯陳亢西三十一 文登侯申棖東三十二 陽平侯琴張西三十二 濟陰侯顏噲東三十三 博昌侯步叔乘西三十三 中都伯左丘明東三十四

臨淄伯公羊高西三十四睢陽伯穀梁赤東三十五乘氏伯伏勝西三十五萊蕪伯高
堂生東三十六考城伯戴聖西三十六樂壽伯毛萇東三十七廣川伯董仲舒西三十七彭
城伯劉向東三十八曲阜伯孔安國西三十八中牟伯鄭衆東三十九緱氏伯杜士春
西三十九良鄉伯盧植東四十高密伯鄭玄西四十滎陽伯服虔東四十一新野伯范
甯西四十一昌黎伯韓愈東四十二溫國公司馬光西四十二將樂伯楊時東四十三文質
公羅從彥西四十三建寧伯胡安國東四十四文靖公李侗西四十四華陽伯張栻東四
十五開封伯呂祖謙西四十五文肅公黃榦東四十六崇安伯蔡沈西四十六浦城伯眞
德秀東四十七魏國公許衡西四十七弘儒侯薛聰東四十八文昌公崔致遠西四十八文
成公安裕東四十九文忠公鄭夢周西四十九文敬公金宏弼東五十文獻公鄭汝
昌西五十文正公趙光祖東五十一文元公李彥迪西五十一文純公李滉東五十二文

成公李珥西五十二文簡公成渾東五十三文元公金長生西五十三文正公宋時烈東五十四文正公宋浚吉西五十四文純公朴世采東五十五【續】文烈公趙憲文敬公金集位次從年代推移

先聖以下位次謹開列如右而享祀爵諡年代幷撮錄于左

大聖享祀按大明集禮漢時只有闕里廟後魏太和十三年始立廟於京師唐高祖武德二年於國子監立廟以祀此國學享祀之始也而馬氏通考丘氏補及圖書編魏正始七年已祀于辟雍云東國自麗初立廟於國子監三國史雖不言立廟而新羅聖德王時奉安夫子像於大學則亦必有享禮矣唐開元二十七年尊爲王諡文宣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諡玄聖五年以玄字犯諱改稱至聖元武宗加諡大成我國

亦遵用焉元武宗初年猶稱成宗年號故圖書編及他書誤引爲成宗時加謚云

大明嘉靖釐改文廟爵謚我國亦欲遵行文純公李滉曰聖人之德雖不以封贈而有所加損然尊以是號久矣程朱大儒亦無異議今不可輕改　宣廟朝文烈公趙憲上疏請遵嘉靖之制其後文忠公李廷龜又請釐改曰宣之爲謚不過一行之偏而大成者樂之一終孟子之譬喩孔聖乃假設之辭丘濬以爲孔聖之靈必不肯受其謚其言誠然矣文貞公申欽難之曰洪武初凡天下嶽瀆城隍封號罔不釐正而獨文宣王廟號仍舊不改則恐未可輕議云

顏子配享按王氏續考唐睿宗太極元年配享云而馬氏通考及丘氏

補大明集禮皆云魏正始七年配享至唐太宗貞觀二年又定爲配享云東國則自麗朝已配享矣續考云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兗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謚曰復聖我國亦遵用焉

曾子配享按王氏續考唐睿宗太極元年配享云而馬氏通考丘氏補皆云高宗總章元年配享東國享祀在我 太宗七年續考云宋度宗咸淳三年贈郕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謚曰宗聖我國亦遵用焉

子思配享按王氏續考宋度宗咸淳三年封沂國公配享云而馬氏通考及丘氏補云宋徽宗大觀二年從祀元文宗至順元年謚曰述聖東國享祀在我 太宗七年而爵謚亦遵用中國之號

孟子配享按王氏續考宋神宗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配享元文宗

至順元年謚亞聖東國配享按麗史孟子在西壁班于十哲則猶未配也我　太祖朝凡從祀一依中國之制孟子陞配或在是時歟

十哲從祀在唐玄宗開元八年東國自麗朝從祀

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橫渠張子晦菴朱子五賢從祀在宋理宗淳祐元年康節邵子從祀在宋度宗咸淳三年東國則入我朝始從祀而　肅廟甲午並陞配殿上與十哲同位

左丘明等諸儒從祀在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東國則高麗肅宗時從祀

七十子從祀按大明集禮曰漢明帝以大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此弟子從祀之始云然馬氏通考及丘氏補曰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請

以孔門弟子從享而只祀十哲與曾子云則開元時七十子猶未從祀
也後唐長興三年用國子博士蔡同文奏始設祭於七十子而同文奏
曰乞准舊規則其從祀已在後唐之前矣又按明朝宋濂議開元禮國
學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云東國則高麗肅宗時從祀
董仲舒從祀王氏續考云在大明洪武二十九年而又云在元文宗時
東國則我 太宗朝從祀
韓愈從祀在宋神宗元豐七年司馬光從祀在宋度宗咸淳三年張栻
呂祖謙從祀大明集禮及王氏續考云在宋理宗景定二年而續考又
云在元仁宗皇慶二年東國從祀按高麗史此四賢皆不載祀典我
太祖即位文廟從祀一依中國之制則四賢從祀或在是時歟

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在明英宗正統二年東國從祀當在正統之後按文烈公趙憲封事論明朝從祀諸賢之不入於我國享祀者詳矣而三賢一不概見則其已祀也明矣 肅廟壬戌弘文館啓辭以撮要之不載疑三賢從祀在於近世則誤矣

楊時從祀在明孝宗弘治八年東國從祀詳見下

許衡從祀圖書編及丘氏補王氏續考皆云在元仁宗皇慶二年而大明集禮云在元武宗時東國從祀詳見下

羅從彥李侗黃榦及東國諸賢從祀詳見下

享祀年代開列如右而從祀之典至我朝始大備其與勝國異固也而間有與明朝祀典異者今謹考出同異幷錄于左 肅宗壬

戌有位次釐正者故亦附錄焉

漢后倉隋王通宋歐陽修胡瑗陸九淵明薛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明朝所從祀而我國則不爲從祀以下我朝從祀與明朝同異

文質公羅從彥文靖公李侗文肅公黃榦我朝　肅廟壬戌從享而明朝則不列祀典

長山侯林放內黃侯蘧瑗中牟伯鄭衆良鄉伯盧植高密伯鄭玄滎陽伯服虔新野伯范甯明朝則黜于從祀祀于鄉而我朝則仍舊從祀新息侯秦冉堂邑侯顔何考城伯戴聖彭城伯劉向明朝幷黜享而我朝則仍舊不黜

壽長侯公伯寮蘭陵伯荀况任城伯何休岐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司

空王肅僞師伯王弼司徒杜預臨川公吳澄淄川侯申黨明朝嘉靖黜享而我朝則　肅宗壬戌黜享

補宋范仲淹清康熙乙未從祀○秦冉顏何蘧瑗林放鄭玄范甯並清雍正甲辰復享○周縣亶牧皮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亮宋尹（火邊享字）魏了翁黃榦陳淳何基王栢趙復元金履祥許謙陳澔明羅欽順蔡清清陸隴其並雍正甲辰從祀

補臣謹按范仲淹以下從祀文蹟未及東來故原編闕焉今玆補入其中黃榦本朝　肅廟朝先已從祀

宗聖公曾子亞聖公孟子高麗則在十哲之位而我朝陞配與顏子子思並享（以下我朝從祀與麗朝同異）

述聖公子思高麗則不載祀典而我朝與顏曾並享成都伯揚雄高麗

則從祀而我朝黜享

道國公周敦頤豫國公程顥洛國公程頤新安伯邵雍郿伯張載徽國

公朱熹高麗則不載祀典而我朝陞配于殿內

鉅平侯公夏首膠東侯后處富陽侯顏祖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鄡單

甄城侯秦祖祈鄉侯罕父黑樂平侯原亢胙城侯廉潔建城侯樂欬廣

川伯董仲舒昌黎伯韓愈溫國公司馬光將樂伯楊時建寧伯胡安國

文質公羅從彥文靖公李侗華陽伯張栻開封伯呂祖謙文肅公黃榦

崇安伯蔡沈浦城伯眞德秀魏國公許衡高麗則不載祀典而我朝從

祀

甄城侯秦祖馮翊侯秦商在於我朝祀典而高麗只祀甄城侯秦商爵號及人名相左

建寧伯胡安國華陽伯張栻崇安伯蔡沈浦城伯眞德秀位次失序壬戌釐正 以下位次釐正

益都侯樊須鉅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鱣臨沂侯冉孺沐陽侯伯虔諸城侯冉季濮陽侯漆雕哆高宛侯漆雕徒父鄒平侯商澤當陽侯任不齊牟平侯公良儒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鄡單祈鄉侯罕父黑中都伯左丘明自西廡移東廡

睢陽侯司馬耕平陰侯有若東阿侯巫馬施陽穀侯顏辛上蔡侯曹邮枝江侯公孫龍馮翊侯秦商雷澤侯顏高上邽侯壤駟赤成紀侯石作

蜀鉅平侯公夏首膠東侯后處濟陽侯奚容蒧富陽侯顏祖滏陽侯句
井疆甄城侯秦祖縯氏伯杜士春溫國公司馬光魏國公許衡自東廡
移西廡
從祀同異及位次釐正開列如右而從享時事實略撮其概以錄
于左
太宗七年以郕國公曾子沂國公子思配享于先聖以子張躋于十哲
時成均館上箋請之左政丞河崙亦獻議以請 上從之
成均館箋文曰宗聖質之魯故學也確然久加三省之功勉以篤實
及聞一貫之旨極於高明述聖以聖人孫爲君子學推堯舜相傳之
意明道有自來質父師所聞之言著書以爲教嗚呼微言已絶大義

亦乖晦盲千載之間紛紜二家之說向若非庸學之作難復明性理之源斯有卓爾之成功豈同泛然之群弟自唐以來崇孔聖之道德立文廟之規模或有講究之未精而致取捨之失序但進顏孟升於配侑之行仍降曾思置於從祀之列厥後宋元皆以曾思特封國公之爵以躋夫子之堂累朝之缺事始完先聖之道統無墜矧今上國亦勿替而永遵何我小邦獨不行而自廢既違時王之制又誤斯道之傳伏望樂善不倦聞義勇爲命禮官而參詳即學宮而釐革一依寧國學釋奠正配位施行名既正言既順無負聖賢事得序物得和可興禮樂

禮官上箋請以董仲舒從祀文廟黜揚雄之享 上從之又以許衡從

祀時許稠朝京師道闕里謁夫子廟見其從祀陞黜之制歸請施行禮官箋文曰董子得春秋之大統繼洙泗之眞源原性命正人心遏功利於熾肆崇仁義明道體植綱常於汨陳間世英雄生民先覺而雄學未知本德不勝才符命一篇要見媚於新室善惡混說卒得罪於聖門雖法言得魯論之皮膚而太玄效周易之象數道德盖闕如也文章何足道哉自唐迄今因講究之未審去彼取此致邪正之失宜是固無嫌於仲舒豈不有愧於楊氏伏望知人則哲去邪勿疑袞烏淳儒登祀七十子之後斧鉞奸老黜爲千萬歲之懲則小往大來貴賤得位名正言順禮樂可興

臣謹按董許從祀及揚雄黜享皆中國之制而許稠請遵用云

然其箋文只舉董揚而衡則闕焉豈或有微意歟大提學尹淮
文廟告祭文曰江都相正誼明道之語功在聖門莽大夫劇秦
美新之篇罪累名教逮夫元氏粤有許衡宜攷學行之實以昭
黜陟之公比因禮官之獻言遂罷揚雄之祀享玆將二子從祀
兩廡云則衡之享祀亦在是時矣
中宗十二年秋九月以高麗侍中鄭夢周從祀文廟時大學生權磌等
上䟽請之 上從之
大學生權磌等䟽曰自檀箕以來無一人啓倡斯道是東方之耻也
惟幸皇天眷佑粤生儒宗鄭夢周於麗季挺超卓之姿蘊經濟之才
研窮性理學海淵博深有自得講說發越默會奥旨暗合先儒忠孝

大節聳動當時制喪立廟一依家禮文物儀章皆其更定建學設教丕興儒術明斯道啓後學東方一人而已比學周程誠亦有級比功周程殆有同焉宜爲從祀文廟明東方萬世道學之重而庶斯民知有所宗也[illegible]

補 宣祖七年質正官趙憲上書禮部質問聖廟位次略曰周程張朱皆生絕學之後遠接洙泗之統論其德則固不在七十子之後攷其功則亦不下於孟氏疑若陞祀乎配享之列而猶齒乎文中安定之下楊龜山既是程門高弟而實爲東南道學之祖張南軒則受業于五峰而五峰之父文定亦少于龜山則南軒爲己之學亦是聞其風而興起者也而以之居于龜山之上羅豫章奮乎南服能自得師嚴

毅淸苦洞見道體延平稱之曰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朱子亦曰潛思力踐任重詣極如羅公者盖一人而已二子之論決非私于豫章則疑若從享而迄無舉議李延平師事豫章獨得奥傳靜坐體認妙契聖學循序窮理日新上達至於充養完粹而道德純備則求之當世殆絕倫比雖以朱子天挺之資而未遇延平則亦嘗出入之有年矣及其一言之善誘然後操戈入室之歎漸就平實之稱兩嘉其進而群經綱旨畧闡其端緖開之業肇以成就故朱子之所師者嘗有三人而滄洲之祀獨以延平餒於五聖六君子下世之學者孰不知朱子之不阿于所好而獨闕從祀之典者何歟陸象山操持謹質恬靜寡欲非無可敬服者

而其盡廢講學大拍胡喚則不惟一時英才爲其所誤而流弊益遠至有偏守良知之見坐俟頓悟之機而聖門所傳博約明誠相須互進之功則闕焉而莫之講彼雖不自以爲異學而其實則率華夏而歸於葱嶺也究其眩人塞道之罪疑若過於荀揚而乃黜彼而陞此抑有說乎呂東萊之於朱子同心協力講明斯學以閑先聖之道而眞西山則聞而知之者也二賢之出先後殊時而西山甞贊東萊曰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明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其所景仰而感發者審其深矣而乃以東萊位乎西山之下是其踐履所到有淺深之故耶抑以大事紀之作不若衍大學之義乎朱門之士論辨雖衆獨稱黃直卿曰明睿

端莊造詣淳篤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及其易簀備述行狀則可知其深契師道續集儀禮通解則可見其能成師志而又得西山雙峰之徒相與力扶正學以牖後世董氏所謂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者信乎不妄而不得與九峰同功之賢共列于從祀者何歟禮部諸公歎服而不能難

補東還後又上封事曰臣竊見東西廡之列林放蘧瑗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何休賈逵馬融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等不在其中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楊時陸九淵薛瑄等皆與于列盖從祀之典所以報聖門之有功而示來學之趍向也秦冉顏何則未有所考矣林放蘧瑗不是升堂之列而鄭衆盧植

鄭玄服虔范甯亦非純儒故黜于從祀而放之好禮瑗之寡過則可爲人師鄭衆諸人翼經之功不可不記故各祀于其鄉公伯寮身遊聖人之門而嘗欲反害夫子之道荀况謂性爲惡而謂思孟爲亂天下戴聖身陷贓汚劉向喜談神仙賈逵傅會讖緯馬融貪鄙附勢爲梁冀草詔以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宗旨老莊王肅佐司馬昭簒魏杜預爲吏不廉爲將不義吳澄出處不正而學又陷禪是宜見擯于洙泗之列矣而貞觀元豊正統之際朝無良儒擇之不精馬端臨固嘗有議弘治諸臣亦多請黜而議竟不行世宗皇帝以張孚敬之言斷然改正一洗前代之謬而我朝尚列于從祀恐當議黜者也后蒼始註禮書而大小戴之禮賴以傳世王通學近於正而

格言極有荀楊道不到處歐陽修扶聖道闢異端之功朱子稱其爲
仁義之人胡瑗修己治人之學首洗隋唐趨利之習楊時倡道東南
獨承程氏之緒而下傳羅李以及朱子薛瑄奮乎純學篤志力行迨
其道成德立進仕于朝則高風大節砥柱乎奔流退而講學則隻句
微言日星于中天所以弘治中附以楊時嘉靖中益以歐陽胡薛我
朝所當講求而從之者也惟陸九淵之學不事講問而專務頓悟當
時朱子固憂其說之爲害而流傳益遠惑人愈甚舉世靡然胥歸禪
學如王守仁之敢爲橫議詆謗朱子者而尙請其從祀則是必江西
之人習熟見聞而筮仕者衆力主象山以至上誤朝廷下誤斯學如
此之流恐不可效尤而苟從也

補壬辰後因經理萬世德移咨將有文廟從祀陞黜之議尹根壽議曰中朝陞黜諸人雖未可一一歷數而就其尤著明者言之則馬融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所謂戴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王肅魏臣而以女適司馬昭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杜預伐吳之際因斫瘿之譏盡殺江陵人此等人罷祀固當而至於劉向甞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此特其小過而至其立朝精忠照映前史經傳之功亦不可誣豈可以小過而黜祀乎以至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寗五人既有傳註遺經之功且無其過其中鄭玄則朱子謂鄭康成可謂大儒此五儒豈可無故而罷祀乎王世貞亦謂先朝之黜漢儒凛乎斧鉞矣夫卑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其

陷宋儒於背本也令訓詁之學不傳卽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若鄭盧者復其祀於學可也其言當矣公伯寮愬子路得罪聖門其黜宜矣而秦冉顏何千載之後何以定其爲字畫之誤而幷罷其祀乎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其問蘧伯玉得君子之稱於聖人皆聖門所許豈可幷罷其祀乎吳澄受宋之恩而身事胡元其黜當矣而歐陽修以配韓愈而陞祀則猶可而蓋以濮議之時有稱考之說不幸而爲璁輩之追尊至此如使修有知亦必蹙然於爲璁等所賣而不安於兩廡之下矣烏可以中朝之祀典而苟從乎又以薛侃之議進陸九淵從祀我國旣專尙朱子之學而朱子謂陸九淵分明是禪今乃進陸於從祀使與朱子幷列於兩廡之間未見其可

也臣於嘉靖丙寅赴京時隨例拜聖於國子監其時明朝先儒似只薛瑄其後萬曆己丑赴京拜聖則追入者又有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三人王守仁則即所謂致良知之學者也不論其他守仁敢以朱子比楊墨凡尊崇朱子者所當辭而闢之之不暇尙安忍使其晏然於兩廡之祀乎

光海君二年秋九月以文敬公金宏弼文獻公鄭汝昌文正公趙光祖文元公李彥迪文純公李滉從祀文廟從太學生任叔英等疏也

太學生任叔英等疏曰天眷我東 列聖相承誘掖振作人才輩出時則有若文敬公臣金宏弼文獻公臣鄭汝昌文正公臣趙光祖文元公臣李彥迪文純公臣李滉俱以命世之儒遠承不傳之緒出乎

類拔乎萃而山斗於一時倡於前繼於後而日月乎長夜論其學則濂洛關閩語其志則堯舜君民誠可謂稀世之眞儒百代之宗師而尙闕崇報之典未享苾芬之祀則明時之欠典士林之缺望孰有大於此者乎夫性溫才明篤志力行沉潛義理之學深造高明之域忠信篤敬動遵禮義奮乎絕學爲世儒宗則金宏弼之學鄭夢周後一人耳而生幷一世志同道合麗澤取義相與磨礱明五經而究其歸趣講魯論而發其關鍵精探義理之源遂窮體用之學鄭汝昌之學於斯文大矣哉趙光祖慷慨有志篤信好學潛心主敬涵泳本源研窮者貫徹而愈明蓄養者崇深而愈厚紹緖乎洛建接響乎洙泗則其修己治人之方繼往開來之功眞無讓於古聖人矣李彥迪英悟

出入天資近道持敬功深大有定力講明體履於致知誠意之地操存省察於日用動靜之間五箴三省治己愈嚴十條八規告君愈懇則宜被中朝之嘉奬而比之於眞德秀者也李滉有大焉姿禀超邁充養淵宏眞知實踐啓蘊發奧啓蒙有傳疑天命有圖說而性理之學以明朱書有節要理學有通錄而造道之源以闡至于十圖之書六條之疏無非明聖經闢異端之說則集四賢而大成爲我東方之考亭者其不在斯人乎

補時有文廟祀典釐正之議禮曹判書李廷龜啓畧曰本國文廟從祀與大明會典所載位號陞黜大不相類顔何荀況公伯寮秦冉劉向戴聖賈逵王肅馬融杜預何休王弼服虔范甯吳澄明朝今改祀

於鄉而我國則幷仍在聖廟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明朝增入從祀而我國則闕焉申棖申黨本只一人而家語及史記互載其名誤爲幷祀明朝則今已革黨存棖而我國則未革焉盖我國當初祀典只遵倣中朝正統元年刊定之制而至嘉靖九年明朝禮官始博考典禮兼採程敏政丘濬等之論乃有釐正陞黜之擧特我國未及擧行耳仍竊溯考而尙論則馬融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劉向喜誦神仙方術上書言黃金可鑄不驗獲罪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荀况學傳李斯論著性惡王肅汚身權奸背魏從晉何休解註春秋黜周王魯賈逵之附會圖讖王弼之宗旨莊老戴聖之貪贓杜預之短喪皆得罪名教豈宜坐

享宣聖廟庭以惑後世趍向乎至於顏何秦冉俱無現出處又不載家語七十子之數程敏政以爲名字流傳之誤正與申黨申棖之一人而二名字相同明朝之廢黜宜矣王通雖有僭經之譏當魏晉潰製之餘乃能講說孔孟之道年未三十已築壇河汾聳動天下亦間世之豪傑也龜山楊時傳道統於南渡之後使周程之學復明於時衛道之功不下於周程安定胡瑗首唱體用之學大闡學校之法使經義不晦師道有傳歐陽修不獨忠義文章其學推尊韓子孟子以達於孔子薛瑄胡居仁中朝先儒之中其學最爲純正后蒼事業雖不著白而在漢初說禮數萬言使今禮記之書復傳於世明朝之增祀宜矣而我國則闕焉今當遵倣明朝已成之制而悉行陞黜也第

其中鄭玄鄭衆服虔盧植范甯吳澄則程敏政之議以爲雖若無過其所著未足以發聖學蘧伯玉林放則雖見稱於夫子而實非孔門弟子明朝今幷祀於其鄕而我國則無可祀之鄕今難遽議罷祀至於陸九淵王守仁陳獻章明朝雖幷陞祀而論人物雖不下於漢宋諸儒而其所論著未免流於異端恐不可輕擬於增祀之列也且明朝則稱孔子以至聖先師稱四配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十哲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而我國皆仍用謚號與封爵臣等據此參詳天生大聖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猶恐不足以形容其大況區區一字之謚一名之號豈可爲夫子輕重而盡聖人之大德乎夫子之謚代各增損

至唐開元始封爲文宣王至於胡元加以大成二字夫天生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二帝三王盡君師之任者也孔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以臣者也今以無實之爵加於身上必非聖人之意也况宣之爲謚則不過一行之偏而成者樂之一終孟子之譬喻孔聖乃假設之辭非眞實之德丘濬以爲孔聖在天之靈必不肯受其謚豈不然乎今稱爲至聖先師其號始大而其尊無比誠可謂度越前代也稱聖稱賢稱儒並依明朝定制爲當但七十弟子俱稱先賢而如周程張朱則孔孟後大賢而只以生之先後座在左丘明以下之列並稱以儒不得稱賢殊甚無別焉若以生世而爲座次高下則子思何以居孔鯉之上孟子何以並顏曾之列乎聖廟道德

之會恐不當論其時世之先後也臣等妄意周程張朱則稱以先賢陞於殿上似爲合理

肅宗八年夏五月命黜公伯寮荀况馬融何休賈逵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申黨于文廟先是淸城府院君金錫冑上箚論之 上議于群臣乃黜之申命有司釐正兩廡兩從祀位次

金錫冑箚曰荀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毁子思孟子古之稱况者必並稱曰荀揚而揚雄旣已見黜於楊砥之一言則况安得獨留乎馬融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後爲南陽太守以貪濁罪免王弼祖述老莊與何晏倡淸談而亂天下王肅仕於魏爵至徹侯而乃以女適司馬昭又附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毋丘儉杜預爲司馬炎謀主守襄

陽行饋遺且盡殺江陵人爲臣則不純以將則不義何休所註春秋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此亦異端邪說之流皆可罷也至於七十子之中論語則稱申棖史記則作申黨其實一人而以棖祀東以黨祀西二位之中一則可去也公伯寮則非家語所載而又是毁子路者此則子服景伯之所謂力能肆諸朝者此亦可去也

領議政金壽恒議曰皇明嘉靖時從祀諸儒釐正陞黜我國猶仍舊襲謬未及倣行誠祀典之累也明朝所黜凡二十人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抑而祀於鄉者也此皆有可稱而無可疵且我國無可祀之鄉則在所不論者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

向何休賈逵馬融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直罷其祀者也秦顏二人則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列程敏政亦以爲名字流傳之誤也然既無的據恐難斷其爲當黜戴聖之以貪黷得謗史氏言其爲仇家所構則亦難明其虛實而戴禮爲禮家所宗其功亦不少劉向上言黃金可成特向少時事其立朝事君精忠讜議足以爲訓於人臣有輔於世教而經術博洽在漢儒亦鮮其比誠有可惜者其餘公伯寮荀何二王馬杜諸人違背聖經得罪名教所宜先黜者至於賈逵吳澄則劄中不言而逵以經傳解詁雖稱以不修小節見譏其論說經義專主圖讖以媒貴顯爲史家所貶則此與何休之註風角豈相遠哉澄則以宋朝進士失節於胡元其學亦流於異端此二人亦不

容仍留申棖申黨一人而並祀東西廡其誤莫甚去黨存棖尤不可已也且從祀位次亦多倒置者今不可不正之矣

領中樞府事宋時烈䟽曰伏見重臣㓟本所欲黜者非但明朝之已行其論可黜之實皆有證援雖謂之攧撲不破可也臣不知當時尊奉者何說歷代因仍者何意也凡其有罪聖門不槩道統者黜之何疑且有當黜而未黜者胡元之許衡是也先正臣李珥嘗謂衡之仕元雖非失節乃是失身也此盖內夏外夷春秋之大義也

補朴世采獻廟制及陞黜議曰古之學制大抵皆本於辟雍泮宮之辨然則我國文廟獨爲東西兩門者必有其故至於祀典陞黜實是斯文莫大之論盖亦原於宋明諸儒改定於嘉靖之世而當時取舍

已多可疑厥後追行尤似有難誠無大正之道也然若姑依從周之義務欲一一遵行則已今乃無他變動而只循删黜之一例未知其果合於此義無所歉礙否也

以宋將樂伯楊時文質公羅從彥文靖公李侗本朝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從祀文廟從大學生之䟽也又因領府事宋時烈之䟽以宋文肅公黃榦幷命從祀 補 因弘文館啓辭收議大臣後龜山楊時以明朝陞祀時所封將樂伯題版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勉齋黃氏幷以宋末所論文質文靖文肅公題版

大學生䟽曰李珥天資絕異高出倫類自其爲童廓然有大志其於義理大原不待師承洞見無疑至其進修工程又一本於洛建故行義踐履無不可法而橫論竪說無不中理及其立朝事君惓惓以行

道救時挽回三代爲己任其經綸規畫正大宏遠又皆鑿鑿中平時宜不泥古而爲迂不徇俗而爲陋盖其明體適用本末兼備古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者盖庶幾焉成渾卽先正臣守琛之子守琛又先正臣文正公趙光祖之門人也其淵源所漸固非他人可及而天資又自近道莊重縝密德器深厚其爲學也謹守先儒成法篤志力行文理密察一言一行動遵繩墨雖以李珥之賢亦嘗稱其操履敦確吾所不及考其德而論其人雖謂之百世之師可也又念三代以後道莫隆於宋朝功莫大於程朱而若其上繼程氏下啓朱子使斯道之傳得以不絕者有三人焉龜山楊時豫章羅從彥延平李侗盖非龜山豫章則程氏之道無以傳不有延平則雖朱子亦無以成其

道矣并命列于從祀以示崇報之意以補祀典之闕焉

宋時烈䟽曰竊念勉齋黃氏實爲朱子之適傳朱子付托之意可見於往復書札者旣明且重又其所編通解讀書大有關於聖道其功不下於尙書集傳獨不得與九峯蔡氏同祀者豈非斯文之欠典也

補十六年大司成李鳳徵別單啓塗陽侯句井疆攷事以塗字書之通記及本舘陳設圖皆以滏字書之林慮侯狄墨攷事以黑字書之祈陽侯罕父黑攷事以卿字書之通記及本館陳設圖皆以鄉字書之胙城侯廉絜攷事通記皆以潔字書之本舘陳設圖以絜字書之江都伯董仲舒攷事以伯字書之通記以廣川伯書之本舘陳設圖以相字書之高密伯鄭康成攷事以鄭康成書之名字爵號有此差誤前頭享祀時

奉審釐正似合順便命議大臣儒臣議同禮曹覆啓命依議施行

二十年夏六月復以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從祀文廟先是己巳黜享至是 上曰兩賢臣道德初非不知而嚮爲醜正之徒所欺至於黜享予嘗悔恨矣今若復慮其顚倒不卽擧行豈不終爲欠典也矧玆事關斯文係時汚隆者乎命有司復享

四十年秋八月以宋道國公周敦頤豫國公程顥洛國公程頤新安伯邵雍郿伯張載徽國公朱熹陞祀于大成殿先是文正公宋時烈上疏請之 上詢于大臣儒臣而許之因歲歉未克擧至是禮曹判書閔鎭厚申請行之

宋時烈疏曰臣竊惟周程張邵以至朱子則實繼孔孟之正統其道

至大其功至隆班之十哲猶爲稱屈而尙在兩廡猥與崔致遠等相
幷此甚不可之大者也是故朱子於竹林之祠秪以周程以下七賢
直接孔孟而餘人不與焉其意可見也况朱子則又是集群儒大成
而其功亞於孔子者耶此則宜陞諸殿內以明其統緒之所在也然
七賢之中亦不無可論者溫公則朱子許其功而不許其學又其黜
漢帝魏之書大有乖於春秋之義延平則雖無可指之疵而其道不
甚較著此二賢者似不得與程朱同條而共陞也
四十三年夏五月以文元公金長生從祀文廟從大學生之疏也先是
文正公宋時烈亦上疏請享其後諸生相繼陳疏至是始得請
宋時烈疏曰文元公臣金長生得程朱之學於文成公臣李珥旣盡

受其說驗之心而體於身然後慨然於朱子之所恨者晚年專意於
禮書盖以勉齋之書尙有可憾而不無更商量者故也其所纂喪禮
備要家禮輯覽疑禮問解禮記記疑等書毫分縷析置水不漏使國
朝典章私家經變皆有所折衷而一主於程朱之說雖趍向異塗之
家無不遵用其功可謂盛矣夫以鄭衆諸儒秪以註釋周禮之文而
尙且與於聖廡之享況文元公是東方禮家之大成耶
補改題學校位版十六位東從享道國公周敦頤敦字改惇西從享預
國公程顥預字改豫字東廡高苑侯漆雕徒父苑字改宛武城侯縣成
武成之成字改城宛句侯顏之濮濮字改僕臨僕侯施之常僕字改濮
良鄉侯盧植侯字改伯昌黎侯韓愈侯字改伯蒲城伯眞德秀蒲字改

浦西廡北海侯公哲哀哲字改晳富平侯顏祖平字改陽胙城侯廉絜絜字改潔高堂侯邦巽堂字改唐臨朐侯公西輿輿字改輿內黃侯蘧伯玉伯玉改瑗江都相董仲舒江都相改廣川伯

英祖三十二年春二月以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從祀文廟從大學生之䟽也

大學生䟽曰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以不世出之資際大有爲之時契合之昭融功德之焜燿實爲東方前古之所未有雖天不助順事不徯志而樹立之卓扶植之盛撑宇亘宙光前啓後人紀由是而不墜士趍由是而不陂以其道顯晦屈伸而可以卜此世之興替汚隆然世道日下私意橫流公論不能以時而定矣及今

世變層生宗廟幾危於是乎天心有悔禍之幾人情有反本之勢雖前日之歧於先正之論者亦無不渙然覺悟有李文靖貞聖人之歎苟非兩先正道德之正可以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者則亦何以得此乎嗚呼孔子之道如天地之覆幬而撮其大者則曰常綱而已是以春秋之書大義數十而所重則君臣父子也於此而盡其分然後人紀立而國事理焉故朱子之生於南渡如孔子之生於周末而平生之所擔荷者只在於倫綱大義兩先正之生當丙丁如朱子之生於南渡而所講明而爲出處進退者惟以扶倫植綱爲第一義孔朱之統於是益光卒之奠安宗祊削平僭逆者莫不有藉於先正之遺風餘烈則尊衛躋享報祀無斁可以壽國脈而延國祚其所

關係顧不重且大歟盖此從祀之請前後四十年矣若其先正造詣之實則已陳於前臣不備論而只以功效之已表著者時義之不可已者相率更陳焉

四十年夏五月命以文純公朴世采從祀文廟

上教曰文廟從享事體至重前朝圃隱首闡道德入我朝始腏食文廟其後本朝五賢又配而三賢先後腏食以此觀之四百年朝鮮只有八賢固不重歟噫兩文正從祀之請自昔年其幾十年此莫重莫大而然也予數十載臨御其猶靳之此豈先正道德其不欽慕而然歟意亦有所重故也近年一請卽許者心豈貳而然哉大同之公議難遏也其時不待請而特命致祭于文純公吁嗟其時已示無限意

矣噫昔武王受洪範於箕子一篇之要卽建極也以予晚學凉德政不及於三代學不能於聖賢然建極之義寔由於自幼觀時務慨于心者熟矣自甲辰嗣服以後執初心而不撓僅挽止而度年矣噫乙亥事非我之功寔物極必反之理也何事建極何事神化乎每覽八字誠不覺靦然盖我國之人以黨習爲高致予則曰雖消一黨一黨其必復生噫文廟陞食之兩先正道德上下共知而執皇極之義勉勉不已予於文純有曠世之感故南溪集刊進之命意已在矣文純爲國苦心與李文成前後一也噫雖無多士之請以頃年特爲賜祭之意其宜先命况先正與兩先正同在一世雖有先後之異焉與宋兩程時張子無異昨日興慨今日同配予則欲體皇極之意近百載

之間君臣相孚其豈泯泯也哉特召時原任大臣禮判只存體貌不詢問而斷行者意盖深矣令該曹特舉先正文純公朴世采從享文廟之典

續 正祖二十年命先賢陞配文廟時大成殿只行告由祭著爲式

續 六月八道儒生幼學朴漢欽等二千五十人疏請文烈公趙憲文敬公金集從享文廟 批曰文烈文敬兩先正之道德學問造詣淵源實合從祀之列周幾張豫程敬朱誠與夫敬義夾持明誠兩進卽下學上達千言萬語中準的也精英也古人亦有定論於兩人然躋祀重典自昔難慎今何可一言卽諾於爾等爾退修學業再疏未允

續 十一月命以文正公金麟厚從祀文廟從舘學儒生洪準源等之疏

也
禮曹判書閔鍾顯獻議曰互廡移奉禮宜愼重今此文正公金麟厚位版若奉安于文元公李彥廸之上而只西廡四位次次遞降則或似便宜不但文元文正之時代稍有先後西廡諸位既不得不以次遞降則文元公李彥廸居文純公李滉之次文成公李珥居文簡公成渾之次文元公金長生居文正公宋時烈之次文正公宋浚吉居文純公朴世采之次位次紊錯實爲一般則恐合釐正而若或釐正則祝帖之當爲措辭添入誠如聖教至若宣教儀節則只行於 太廟配享之功臣而獨於文廟陞配之先正無此儀文者實爲從前未遑之典今番則依聖教擧行而自今爲始凡於聖廡陞配之時以此

著式教書則宣讀後使其子孫賫去本家祀版致祭則先行於陞配之前恐合事宜從之

[續]今 上二十年命以文烈公趙憲文敬公金集從祀文廟禮曹啓大成殿告由祭從享日曉頭設行在前陞配時例有遣禮官賜祭文及教書於本家祠堂之規從祀翌日頒教八方且陞配時當爲一時擧行於中外而八路地方遠近不同所入凡具亦難猝辦且先定太學規模然後知委擧行已有前例外方鄕校則待明春釋菜告由奉安而位版所造栗木依前例四都則自辦八道則令各其監營先期精造分送列邑使之一時奉安陞配時位次以時代先後定次第奉安從之

祭法 釋奠祭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行 以下祭享式例

朔望祭自壬辰亂廢而不行只焚香

告由祭

慰安祭

移還安祭

禮成祭 以上有事則行

親臨酌獻每三年一行

親臨釋奠有 特教乃行

祝文 道冠百王萬世之師玆値上丁精禋是宜 文宣王祝

材蘊爲邦仁全克己萬世景仰是禋是祀 復聖公祝

三省功加一貫道傳時祀無斁彌億萬年 宗聖公祝

克承先聖允得其宗其從與享百代是崇 述聖公祝

敎明七篇道承三聖廟食于配享祀益永 亞聖公祝

祝式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某朔某日某甲朝鮮國王姓諱謹遣臣某官某敢昭告于 位號 伏以 祝辭 謹以牲幣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

續 今 上光武元年某甲下改以皇帝遣臣某官某謹祭云云

齋宮 釋奠獻官 正二品 亞獻官 堂上正三品 終獻官 正三品 殿內東西從享分獻官各一 四品 兩廡從享分獻官各十 五品六品

親行釋奠 王世子爲亞獻領議政爲終獻官 有故則次官 殿內東西從享分獻官各一 正二品 兩廡從享分獻官各十 三品四品

補 臣謹按五禮儀殿內從享上有配位獻官而初獻官議政有故則次官亞終獻正位亞終獻官行云而正位亞獻以 王世子載錄則配位初獻議政爲之亞獻 王世子爲之云者不成事例五禮儀說恐或差誤

王世子釋奠亞獻官（正二品）終獻官（堂上正三品）分獻官（幷同常時釋奠）

釋奠饌品之式（正位配位幷同而配位無羊俎）粢盛四品一曰稻二曰黍三曰稷四曰粱稻粱盛於簠黍稷盛於簋 籩豆之實各十品在籩者一曰鹿脯二曰魚鱐三曰形鹽四曰栗五曰棗六曰榛七曰芡（代用榧）八曰菱九曰白餅十曰黑餅在豆者韭葅醓醢菁葅鹿醢芹葅兎醢筍葅魚醢脾析豚拍

俎腥三品一曰牛腥二曰羊腥三曰豕腥

鉶羹三鉶羹三鉶曰大羹鉶曰和羹

爵三

犧尊二一實明水一實醴齊象樽二一實明水一實盎齊山罍二一實

玄酒一實淸酒

幣用白苧一端

從享位 稻一黍一脯一醢一果一葅一牲用豕腥爵一象尊二一實

玄酒一實淸酒

陳設序次 每位十籩在左爲三行以右爲上第一行形鹽在前魚

鱐棗栗次之第二行榛在前菱芡次之第三行鹿脯在前白餠黑餠

次之十豆在右爲三行以左爲上第一行韭菹在前醓醢菁菹鹿醢次之第二行芹菹在前兎醢筍菹次之第三行魚醢在前脾析豚拍次之俎三二在籩前一在豆前籩前之菹一實牛腥七體羊腥七體兩髀兩肩兩脅幷脊而髀在兩端肩脅次之脊在中豆前之俎實以豕腥七體其載如羊豆右之俎三一實牛熟腸胃肺一實羊熟腸胃肺一實豕熟膚豕在前羊牛次之簠簋在籩豆之間簠在左簋在右簠實稻粱粱在稻前簋實黍稷稷在黍前甄鉶在簠簋之後鉶居前甄次之爵三在簠簋前各有坫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爲三行第一行犧尊第二行象尊第三行山罍皆加勺羃在殿上東南隅

從享位每位二籩在左（栗黃在前鹿脯次之）二豆在右（菁菹在前鹿醢次之）簠簋各一在

籩豆間（簠在左實以稻簋在右實以黍）俎一在簠簋前（實以豕腥）爵一在俎前有坫象尊二皆加勺冪在戶外之左（兩廡則在廡內）

臣謹按萬曆戊申判書李好閔朝京師以文廟籩豆佾舞之數問諸提督主事回牒云中國惟國子監樂舞用八佾籩豆各十二而其餘天下學俱用八籩八豆六佾之制該國乃藩邦也則籩豆各用八舞佾用六宜矣好閔歸奏而今文廟之祭猶用十籩十豆佾舞則用六矣

告由祭饌品之式（只行正配從享二十一位）簠簋二一稻一黍籩豆二一脯一醢爵一幣用白苧（只用正配位）牲用豕（慰安祭移還安祭禮成祭饌品之式幷同）

酌獻饌品之式（正位配位從享位幷同）左一籩鹿脯右一豆鹿醢爵一在籩豆前

犧尊一象尊一（正配位犧尊 從享位象尊）

肅宗十二年右議政李端夏因年荒上箚請減享需曰文廟常用太牢宜降用小牢鄕校郡以上常祭用小牢者宜降用特牲京外釋奠祭從享用豕腥者宜降用特豚臣又取考禮曹祭享謄錄則戊寅年有以獐脯代用牛脯之例獐鹿同品代用恰好且外方鄕校本無牛牲之文而只爲作脯必宰牛用之實非古制矣

英祖十六年庚申 上將親行釋奠禮曹判書閔應洙奏曰五禮儀圖式云親享文宣王時配位則無羊腥熟而以儀註觀之每位有牛羊豕各一匣又五禮儀用牲牢註曰文宣王親享加羊一豕四云各相牴牾有難的定 上詢于大臣大臣曰以事理言之大聖及配位宜有差等

似當從圖式矣 上從之

釋奠儀 齋戒省牲器幷如儀典祀官廟司入實饌具監察升自東階按視堂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諸釋奠官及學生各服其服俱就門外執禮贊者謁者贊引先入四拜典樂師工人二舞入就位學生舘官學官以次就位諸釋奠官就門外位監察典祀官大祝祝史齋郞協律郞入就位諸執事盥帨各就位獻官分獻官入就位謁者進初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協律郞俯伏舉麾興工鼓柷軒架作凝安之樂烈文之舞作樂二成獻官以下及學生皆四拜樂三成協律郞偃麾戞敔樂止行奠幣禮初獻官盥帨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登歌作明安之樂烈文之舞作三上香執幣獻幣次

詣兗國復聖公郕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神位前上香
奠幣幷如儀樂止降復位行初獻禮登歌作成安之樂烈文之舞作
初獻官執爵獻爵跪樂止大祝東向跪讀祝文樂作初獻官詣復聖
公宗聖公述聖公亞聖公神位前行禮幷如上儀降復位文舞退武
舞進軒架作舒安之樂樂止行亞獻亞獻官盥帨行禮幷如上儀軒
架作成安之樂樂止復位行終獻終獻官行禮幷如上儀復位終獻
官將升殿時分獻官以次盥帨分詣殿內及兩廡神位前獻爵以次
分獻俱復位飲福受胙大祝詣文宣王尊所以爵酌福酒持俎進減
神位前胙肉初獻官升詣飲福位跪大祝以爵授初獻官初獻官受
爵飲卒爵大祝以俎授初獻官初獻官受俎以授執事者降復位四

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四拜徹籩豆登歌作娯安之樂徹訖樂止軒架
作凝安之樂獻官以下及學生皆四拜樂一成止初獻官詣望瘞位
大祝以篚取祝版及幣置於坎置土半坎禮畢初獻官以下以次出
諸執事學生以次出○州縣釋奠享儀與國學同

補五禮儀樂章奠幣初獻徹籩豆 詳見樂考

補臣謹按樂考文宣王樂歌奠幣後進饌奏豊安之樂而今此
釋奠儀奠幣後初獻前無進饌一節恐或闕漏

附啓聖祠

宣祖七年質正官趙憲朝京師歸上封事請建啓聖廟
趙憲封事曰臣竊見明朝聖廟西北有啓聖廟廟中啓聖公孔氏在

北先賢顏無繇孔鯉在東曾晳孟孫在西先儒程向玉字邊蔡元定在東
廡朱松在西廡盖學校所以明人倫也文廟位次顏子曾子子思在
上顏路曾點伯魚在下父居子下豈安情理故世宗皇帝乃作別廟
春秋釋奠同時行事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至是無遺憾矣臣
以爲我國文廟之西依明朝之制建立別廟而春秋同祀則庶乎倫
全義安矣

臣謹按啓聖廟之議始自宋儒熊禾洪邁而明朝儒臣宋濂方
孝孺程敏政謝鐸皆相繼請祀至嘉靖九年因張孚敬之言始
許建祠然王氏續考洪武定制曰春秋上丁以太牢祭先師孔
子是日子夜先祭啓聖公孔氏用小牢先賢顏無繇曾點孔鯉

孟孫氏左右配享先儒程(玉邊向字)朱松蔡元定從祀云則其立祠雖在嘉靖而實高皇帝之所已定也

顯宗九年館學儒生申應澄等上疏請立啓聖廟又請以程(玉邊向字)朱松蔡元定周輔成張迪從祀 上命議于大臣儒臣仍許創建而歲歉未克成

判中樞府事宋時烈議曰顏曾思之父子位置揆以天理人情實爲未安依中朝例建啓聖廟而以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程(玉邊向字)朱松蔡元定配享於叔梁紇則名正理得事體完備矣

贊善宋浚吉議曰啓聖廟之制卽中朝之所已行而其意自好不可不行但周濂溪與張橫渠之父兩人事行與中朝已行之典更當詳

考也

臣謹按明史云萬曆二十三年以周敦頤之父輔成從祀而王氏續考曰萬曆二十六年國子監學錄張養蒙請以張載之父迪從祀曰輔成既得比例於玉邊向字松則張迪自應比例於輔成云

肅宗二十五年冬將建啓聖廟遣禮曹判書金構大司成洪受瀗相地于泮水堂之西北已而相臣崔錫鼎啓曰國有大學所以尊先師之道也以門弟子及後世儒賢從享事理當然而至於溯而上之設立啓聖廟以叔梁紇主享以顏曾思孟之父配享似無意義其在祀典義理俱涉未安 上命議大臣領中樞南九萬議與錫鼎同右議政申琓議曰

今此啓聖廟之議非刱於今日也中朝已行之 先朝亦有成命盖出崇儒重道之意叔梁紇之請祀旣因其啓聖之功則顔曾思之享於殿上而顔路曾點孔鯉之祀於廊廡推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義殊極未安故有此別享之議者出於義起然至於推而廣之周程張朱之父一體幷祀則未知其果合於義理也若其建祠之議 先朝旣博詢諸臣使之行焉在今惟當遵中朝之典禮追 先王之成命矣 上曰啓聖廟明朝之所行 先王之所命右相議正與予意相符依其議行之

二十七年禮官啓曰啓聖祠祝幣奠獻之節籩豆佾舞之數及位版稱號多有可疑者 上命議于大臣儒臣

左議政李世白議曰此是明朝所刱行而今日之擧亦出於宗周之

義則凡係大小儀節亦當以中朝之制倣而行之豈容有異同哉臣嘗見明史嘉靖十三年帝視學從祀及啓聖公奠用酒脯云則其奠獻之節不曾一如聖廟此猶可見且張璁議中所引熊禾之言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侑食同饗云以此觀之則封爵稱號似有可據矣

右議政申琓議曰明史既稱啓聖祠與祠廟觀固有間矣用以小牢而獻官分奠則其不能一視聖廟之義於此亦可見矣至於叔梁紇孟孫氏俱無爵號云者禮官似未及考出祀版既無書名之事且已有封爵於前代則到今不必別爲稱號矣

兼祭酒權尙夏議曰文烈公趙憲東還封事中朝啓聖廟位叙啓聖公孔氏在北顔無繇孔鯉在東曾晳孟孫氏在西又按孔子通記有曰激公宜者娶仇氏生孟子三歲而激公宜卒據此則叔梁紇孟孫氏俱有稱號可徵似當以此題於位版而第未知激公宜三字皆是名耶抑激公是爵而宜是名耶且伏念配位四聖旣不書名字則於此四位亦以某爵某氏書之尤似得宜至於祝幣奠獻籩豆啓聖公與兗國公俱是公爵不宜異同若樂佾則後世公侯之稱皆是列卿之秩似不當純用古諸侯之禮也盖得爲而爲之禮也不得爲而不爲亦禮也

禮官更啓曰詳考文獻則叔梁紇宋祥符中追封齊國公孟孫氏元

時追封郕國公位版書式似無可疑至於祀典則明朝之品式詳載於圖書編當以此倣行焉 續考曲阜侯萊蕪侯皆祥符中所封泗水侯崇寧中所封云

夏五月啓聖祠成以齊國公孔氏主享曲阜侯顏氏泗水侯孔氏配享在東萊蕪侯曾氏郕國公孟氏配享在西 初顏無繇曾點孔鯉祀于文廟故先期告由移于別堂改題位版至是安于新祠

祝文 篤生大聖爲萬世師値玆上丁精禋是宜 右齊國公祝

啓我復聖令德孚著値玆上丁享儀斯擧 右曲阜侯祝

功存啓聖禮擧從周玆値上丁精禋是修 右萊蕪侯祝

聖門出聖繄公餘慶玆當上丁虔禮致敬 右泗水侯祝

誕我鄒聖道亞素王玆當上丁禋事是將 右郕國公祝

齋官 獻官堂下三品

祭饌品式 左二籩脯一果一右二豆醢一菹一簠簋各一在籩豆間簠實以稻簋實以黍俎二在簠簋前一實豕腥一實羊腥爵三在俎前有坫幣用白苧

補 禮曹啓文廟酌獻禮時啓聖祠亦當有遣官奠獻之禮從之

英祖十五年命諸道州府大邑待年豊皆建啓聖祠

補 十六年親行釋菜時啓聖祠祝史命依常時例

三十五年以 御筆書下啓聖祠額命揭之

秋七月 上幸啓聖祠行再拜禮仍命定以爲式初館官及儒生之謁啓聖祠者皆行四拜朝議以爲不可 上以大明會典載四拜禮不必

改也遂仍行之至是大司成徐命膺奏曰文宣先師事以王禮故行四拜而啓聖公則因先師以禮之其禮宜有降殺且無王號雖儒生當再拜也 上從之

臣謹按元文宗時孔思晦上言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崇乃封齊國公爲啓聖王而明洪武子夜之祭尙稱公而不稱王故我國亦遵之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二百四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二百五

弘文舘 纂輯 校正

學校考 四

幸學

補 太宗庚辰十一月 上即位于松京詣學謁聖(即開城府學)仍命冑子就學(謁聖之禮始此)○五年 上幸學謁聖

補 卞季良文廟碑曰庚辰十一月 殿下即位于松京詣學謁先聖歲乙酉還都親奠于先聖先師

十四年 上幸學謁聖謁聖之禮始此

續 臣謹按前此庚辰及五年已有謁聖之禮而今云始此恐誤

補 仍設科取士謁聖試士始此

世宗卽位初補（原編作十一年今釐改）上服衮冕幸學謁聖謁聖之服衮冕始此（詳見太學）

補召領議政黃喜判中樞許稠議視學試取節目喜等啓曰爲試取視學則不合古制而視學爲輕矣從之補十一年 上幸學謁聖○十六年 上幸學謁聖

補端宗二年十一月 上幸學謁聖

世宗三年（補當作乙亥） 上幸學謁聖御明倫堂與司成金鉤等講說經義

補二年正月 上幸學謁聖補三月 上幸學謁聖○四年 上幸學謁聖○五年 上幸學謁聖會諸儒議四書五經同異 上親自剖析 上又親著易學啓蒙註解以曉學者賦泮宮易齋詩五章以示諸生其一章曰大聖昭格降遐福眇予祇承荷天祿無怠無荒恒惕若庶我君

臣長保吉○八年【補】當作七年 上幸學謁聖【補】十一年秋 上率王世子幸學謁聖 世子行亞獻禮○十四年 上幸學謁聖

成宗二年春二月 上幸成均館具冕服圭璋用太牢祀文宣王御明倫堂引館官及儒雅老成之人橫經問難講畢 上親執帛跪授饋諸生酒饌【補】五年九月 上幸開城府詣學謁聖仍御明倫堂饋儒生酒又賜米三十石綿布五十疋

【補】留守李芮以所賜米布籍而藏之時其斂散取羨餘助學廩遂請于朝倣京學季夏聚諸生課藝而等其高下取其優等者直赴會試又於三冬使儒生晝夜居齋以肄其業供費之需賴辦于此名之曰義財作記以記其事

六年 上幸學謁聖親行釋菜○八年 上幸學謁聖詳見大射○九年
上幸學謁聖養老乞言○十一年 上幸學謁聖親行釋菜○十三年
上幸學謁聖親行釋菜○十六年 上幸學謁聖補十八年三月 上
幸學視學補十九年四月 上幸學謁聖○二十三年 上幸學謁聖
大酺儒生初 上將行大酺之禮禮曹判書盧公弼奏曰明倫堂庭除
不廣宜用下輦臺而亦狹窄難容東西泮水之內請皆治而闢之加設
橋梁以通人之往來 上許之至是 上御下輦臺賜宴百官儒生散
花揷帽命詞臣改撰歌章作君臣相悅之樂是日儒生至者數千人
成俔大酺頌曰天生聖王撫我東方尊崇儒術尤重黌庠翼翼黌
庠禮義之場時維仲秋日吉辰良鑾輿戾至躬謁素王親釋蘋蘩

籩豆苾芳爰命禮官開宴于坊八珍交錯花帽輝煌爰命詞臣分
製歌章樂奏韶舞協之宮商王曰嗚呼名由業彰學爲業本不學
面墻吁爾儒士其敢不蘉立身揚名乃熾而昌王曰嗚呼時和歲
穰我匪耽樂我匪怠荒嗟爾儒士其盡我觴欲與斯文同此樂康

二十四年　上幸學謁聖

補燕山八年幸學行大射禮

中宗二年　上幸學謁聖與諸生橫經問難〇三年　上幸學謁聖〇
六年　上幸學謁聖與諸生講論經義補九年五月　上幸學橫經問
難

補十年八月　上幸學謁聖補十一年八月　上幸學視學〇十二年

上幸學謁聖與諸生講論經義賜土田臧獲爲養士之資○十四年上幸學謁聖御明倫堂進同知事尹倬大司成金湜司成李得全吏曹正郞丁玉亭講易泰卦又進儒臣申光漢舍人閔壽千掌令朴薰講尙書無逸又進太學生李若水李宗慶崔景弘講大學論難文義或陳所懷環門而觀聽者以千數○十八年　上幸學謁聖【補】二十二年　上幸學謁聖親行釋菜仍御明倫堂與宰臣講官及儒生討論經旨【補】二十八年三月　上幸學謁聖○二十九年　上幸學謁聖詳見大射○三十年　上幸學謁聖【補】三十二年八月　上幸學謁聖親行釋菜御明倫堂試士大司成李希輔獻太平箴○三十三年　上幸學謁聖【補】三十四年八月　上率王世子幸太學與儒生講論○三十六年　上幸學

謁聖

明宗二年　上幸學謁聖補上親酌獻于文廟退御明倫堂試儒生又御下輦臺試武士賜田十五結奴婢五十口於成均館又賜奴婢十五口於四學大司成趙士秀進七箴賜鹿皮一領以將之○五年　上幸學謁聖○六年　上幸學謁聖○十一年　上幸學謁聖○十二年　上幸學謁聖○十三年　上幸學謁聖○十四年　上幸學謁聖補上行酌獻禮于先聖退御明倫堂試士賜成均館米一百斛胡椒五斛○十五年　上幸學謁聖○十八年　上幸學謁聖○二十年　上幸學謁聖

宣祖二年　上幸學謁聖○六年　上幸學謁聖○十年　上幸學謁

聖○十三年 上幸學謁聖○十六年 上幸學謁聖○十七年補當作二十一年 上幸學告祭于文廟詳見太學○十九年 上幸學謁聖○二十一年 上幸學謁聖○二十六年 上設壇于成均館之墟祭先聖詳見太學○三十年 上幸學謁聖○三十四年重建文廟 上幸學親祭

補光海二年九月幸學謁聖補五年四月幸學謁聖補七年九月幸學謁聖補八年八月幸學謁聖補九年九月幸學謁聖補十一年十月幸學謁聖補十三年十月幸學謁聖

仁祖元年 上幸學謁聖飭大司成勉以講學命擇師儒分掌四學教導又下教以戒諸生○二年 上幸學謁聖○六年 上幸學謁聖補九年八月原本以設料年條載錄今釐改 上幸學謁聖○十年 上幸學謁聖○十三

年　上幸學謁聖〇十七年春　上幸學謁聖
孝宗二年秋九月　上幸成均館酌獻于文宣王禮官啓曰在昔謁聖
不行於釋奠之日則或有酌獻之禮或只焚香今　殿下嗣服初謁聖
廟當行酌獻矣　上從之自是幸學必行酌獻遂爲定制〇四年　上
謁文廟視學〇八年上幸學謁聖
顯宗二年秋　上幸學親行釋菜
肅宗三年　上幸學謁聖〇七年　上幸學謁聖〇十二年　上幸學
謁聖〇十三年　上幸學謁聖〇十七年　上幸學謁聖仍下綸音以
戒諸生〇十九年　上幸學謁聖〇二十年　上幸學謁聖〇二十四
年　上幸學謁聖〇二十六年　上幸學謁聖〇二十八年　上幸學

謁聖○三十一年　上幸學謁聖○三十五年　上幸學謁聖○四十五年命　王世子酌獻于文廟先是閔鎭厚奏曰今歲當行謁聖而况前年有從祀之擧從祀後謁聖例也且聞壬戌從祀之後先正臣宋時烈亦以宜行謁聖之意陳達云矣　上從之已而　上不豫命　王世子替行焉

景宗二年　上幸學謁聖

英祖二年　上幸學謁聖○九年春二月　上幸學謁聖仍視學初筵臣啓曰禮經云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向者戊申逆變勘定之後宜有告祭先聖之擧　上從之

補傳曰輿地勝覽成均館註辛卯春二月親祀先聖因御明倫堂引

館官及儒雅老成之臣橫經問難戊戌四月酌獻禮畢御明倫堂行
養老禮與群臣橫經問難而辛卯二月用大牢祀宣聖御明倫堂引
文臣二品以上及館官橫經問難以此觀之則例各不同其以春坊
會講禮觀之師傅以下宮僚無故者並參書筵領事知事與本館知
事爲侍講官會經經幄之人自翰苑陞六之人及經筵官抄選之人
在京者勿論實職軍職爲講書官則無汎濫之弊此非別爲抄選者
按官案擧行者自政院依庭試試官例擧行册子以周禮近思錄爲
之
秋九月　上幸學謁聖○十二年　上幸學謁聖○十五年　上幸學
謁聖○十六年　上幸學親行釋菜

補上曰在前謁聖自集春門作路此實出就便之意親臨釋菜事體較重 先朝謁聖回鑾時輒過弘化門而由敦化門還宮實出爲文武科詑榮之意今日所當仰體而今此釋菜實爲三百年再有之擧儀文物采之間當十分精備以爲示後之道今番出宮自弘化門還宮由敦化門可也

補又 傳曰漢高自謂馬上得之而祀先聖以太牢此典五百年漢業之本也豈遠效乎漢我朝自己行之禮往者實錄考來知之矣今釋菜當躬行令儀曹考例擧行

十八年 上幸學謁聖御明倫堂與諸生講論經義○十九年 上幸學謁聖詳見大射○二十二年 上幸學謁聖○二十五年 上幸學謁聖

○二十六年　上幸學謁聖

補傳曰率元良謁聖近世初行配位四聖例有分獻官酌獻之規而世子入學時四聖位一例酌獻四聖酌獻　世子親行

二十九年　上幸學謁聖○三十二年春　上幸學謁聖仍親奠酌于四聖下綸音以示諸生

綸音曰嗚呼夫子萬世先聖四聖百代吾師末世以來莫知夫子在座顔曾後先之義故頃者面飭諸儒曰爾等宗師在於聖廟其須自勉今予躬行奠酌以彰四聖之道焉

三十五年秋七月　上幸學謁聖復親奠酌于四聖仍命定以爲式○

三十六年秋　上幸崇節祠　教曰旣入泮中望見聖殿若不躬謁豈

尊聖廟之道乎遂詣文廟展謁于先聖○三十八年春　上幸學謁聖
○四十年冬　上幸明倫堂誠諭諸生○四十一年春三月　上率王
世孫幸學謁聖○四十三年秋　上幸學謁聖命王世孫替行酌獻禮
享文宣王視學儀　齋戒省牲器諸享官學生就位如常儀　殿下
具冕服執圭入自正門升自東階詣版位西向立禮儀使跪啓有司
謹具請行事協律郞擧麾興工鼓柷軒架作凝安之樂烈文之舞作
樂三成　殿下四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四拜樂三成止行奠幣禮
殿下詣盥洗位搢圭盥帨執圭詣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登歌作明
安之樂烈文之舞作　殿下跪搢圭在位者皆跪三上香執幣獻幣
執圭俯伏興　殿下將復位配位初獻官盥帨詣復聖公神位前三

上香執幣獻幣次詣宗聖公述聖公亞聖公神位前上香奠幣並如
上儀樂止復位祝史各捧毛血盤入奠於神位前進饌薦俎作豐安
之樂 補 原本無樂作 四聖位並同 殿下行初獻禮登歌作成安之樂烈文
之舞作獻爵讀祝樂作樂止四聖位酌獻分獻官獻爵如儀文舞退
武舞進軒架作舒安之樂亞獻分獻如初終獻分獻如初 殿下詣
飲福位受爵俎復位四拜在位者皆四拜登歌作娛安之樂徹籩豆
樂止軒架作凝安之樂 殿下四拜從拜如上樂一成止禮畢 殿
下還大次亞獻官望瘞諸享官學生以次出○視學 王世子就明
倫堂門外位左通禮跪啓請視學 殿下具翼善冠袞龍袍至明倫
堂即座王世子四拜升自西階就座侍講官以下四拜升就堂上

殿下執爵賜侍講官分賜講書官以下及學生酒侍講官以下及學生皆四拜進饌案侍講官班首升詣酒亭東北向跪司饔提調酌酒授班首班首詣座前跪進降復位四拜侍講官以下皆四拜侍講官以下應陞者陞館官學官學生分就庭東西俯伏副提調供王世子饌卓分賜侍講官以下及學生饌盤進書案近侍以書授講書官講書官講所講書侍講官論難（細繹古今講論治道務要通暢不拘文句）命副提調酌酒賜王世子王世子跪受飲以次行酒五爵而止講訖徹饌案饌卓酒亭書案王世子降復位四拜侍講官以下皆四拜禮畢 殿下降座還小次徹侍講官以下饌盤 殿下還大次車駕還宮

酌獻文宣王視學儀 諸執事學生就位如上儀王世子具冕服入

就位　殿下具冕服執圭入自正門升自東階詣版位西向立四拜
王世子以下在位者及學生皆四拜　殿下詣盥洗位搢圭盥帨詣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跪搢圭三上香獻爵復位配位奠
爵官詣復聖公神位前東向跪獻酌次詣宗聖公述聖公亞聖公神
位前酌獻並如上儀降復位從享奠爵官分詣殿內及兩廡從享神
位前酌獻並如上儀俱復位　殿下四拜王世子以下在位者及學
生皆四拜禮畢　殿下還大次王世子出諸執事學生以次出○視
學如上儀

補金安國視學時講榻議曰我朝視學儀本開元禮而講榻之設禮
官未究所用或謂當講書時人主下坐以示隆儒重道之意或謂設

此盖所以置經書於其上者竊謂視學人君之盛禮一擧一止皆所以示教宜無不詳於儀注之中苟有降就下坐之擧則禮無有大於此者獨不詳著其升降之節乎況考累代視學之儀及本朝儀注於人主降就講榻之節略無一言及者則其非人主降就之座明甚又按開元禮皇太子視學儀設皇太子位於堂東西向設講榻於北壁下南向苟人君視學時以講榻爲人君謙冲就下之座則何獨於皇太子視學舍東壁之卑而就北壁南面之尊乎又於明弘治年間視學儀於御座之左有經案而無西設講榻之文講榻苟關於人君謙降之大節則皇明之禮豈不講求而行之乎然則意盖設虛位以爲講官當前講論之標兼寓人主不敢自當經師講問之位豈不亦通

於謙冲尊道之義乎

續正祖六年 上幸學謁聖行酌獻禮前一日齋宿于明倫堂設食堂于庭前○十三年 上幸學謁聖

十五年 上幸學謁聖行酌獻禮以孔夫子朱夫子生年也先詣啓聖祠行奠酌禮○十八年 上幸學謁聖

續二十三年 上幸學謁聖行酌獻禮

續純祖三年 上幸學謁聖行酌獻禮 教曰初行釋奠寓入學之義也

續二十五年 上幸學謁聖王世子隨詣行禮

續憲宗四年 上幸學謁聖行酌獻禮

續哲宗二年十月 上幸學謁聖行酌獻禮

續今 上三年十月 上幸學謁聖行酌獻禮○八年三月 上幸學謁聖行酌獻禮○九年二月 上幸學謁聖行釋奠祭○十七年九月 上幸學行酌獻禮翌日試士于春塘臺○十九年正月 王世子行入學禮 上曰東宮入學順成予不勝慕聖之忱遂幸學謁聖仍詣春塘臺試士○二十年十一月 上與王世子幸學謁聖翌日詣春塘臺試士○二十六年 上與王世子幸學謁聖翌日御景武臺試士○二十九年九月 上與王世子幸學謁聖試士○三十年五月 上與王世子幸學謁聖○八月 上與王世子幸學行釋奠翌日御景武臺試士

附 大射

成宗八年秋八月　上詣成均館親釋奠于文宣王仍行大射禮禮畢頒教于諸道令列邑行飲射禮

教文曰盖三皇威制利用弧矢六藝和容率由飲射明侯昉於有虞擇士徵於周宣茲所以崇三射之禮立五善之目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予以眇薄纉承丕緒尙賴　祖宗之靈承弼之力朝廷稍給邊鄙不警中外寧謐盖亦有年宜射帿而觀德詎愛羊而去禮乃選吉辰戾于文廟躬行舍萊之禮兼舉取士之儀爰就射壇肅陳物采夏官分進退之規伶工奏蘋蘩之節主皮之能莫尙君子之爭可觀群臣明義百禮式序斯禮之行達于庶人鄉飲之禮亦所當講所在監司守令迨此閒暇以時奉行同我太平之樂以興禮讓之風嗚呼

武有七德所以保大定功器重五兵所以禁暴戢亂在詰戎而尙爾

況典禮之可言

補燕山八年行大射禮

中宗二十九年　上幸成均舘親祭于文宣王行大射禮　上發乘矢三獲王世子繼射衆官以次射禮畢宴群臣翌日又宴儒生于闕庭初上欲與百官儒生同宴而以其衆多只宴諸臣而儒生則賜宴于闕庭時有言其紛擾難便者　上曰曩者燕山行此禮而不饋儒生予甚非之儒生雖多可以供饋矣

英祖十九年閏四月庚申　上將行大射禮　內弓房供弓矢及決尙衣院供拾軍器寺供熊侯麋侯旌楅乏鼓鉦工曹供豊坫觶繕工監供尊

卓是日　上先詣文廟酌獻于先聖御射壇發乘矢三矢中侍射官三
十人亦發乘矢或中或不中中者賞表裏弓矢不中者罰以觶翌日
上召儒生宣醞命藝文提學元景夏撰記文揭板於明倫堂
記曰我　聖上十九年春　上命于禮臣曰昔我　聖祖嘗行大射
之禮古典曠而不修咨爾有司涓吉以告越閏四月庚申　上以冕
服奠爵文廟臨壇墠行大射之禮太史數中厥獲維三鍾皷管籥奏
以貍首之樂射畢　上下教于諸臣曰予有三感一則踐　聖祖之
位行　聖祖之禮也二則矢數適符于　聖祖也三則豈意五十而
追行斯禮也此不可以無記
五月命建六一閣閣既成藏御弓御矢及大射諸具閣名六一者盖以

射爲六藝之一也

補 續五禮儀侍射官三十宗臣儀賓從二品以上十員文臣正一品以下十員武臣正三品以上十員

臣謹按甲申春 上與耆老諸臣行大射于慶熙宮而此非泮宮之事故玆不詳錄焉

射器 熊侯用赤色布爲質崇廣長八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鵠用白漆皮製之方六尺棲於侯中畫以熊首用於御射○麋侯制同質靑畫麋首用於宗親文武官射○決着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着於左臂以遂弦○乏侯邊避矢之物以革爲之高廣各七尺形如屛風三疊皷一在東乏金一在西乏○楅儀禮圖云楅長如

笴笴矢幹也笴長三尺則楅亦長三尺也兩端爲龍首所以限矢也其中爲蛇身兩兩相交相對則置之於地而安也以丹韋爲當則四四分矢而委之於其上也○豐所以承罰爵形如豆大○觶周禮考工記梓人爲飮器禮書大射立司正卒角觶立司射司馬遂射以觶飮不勝者

射儀　車駕至壇所仗衛排列如視學儀　殿下陞座宗親文武百官及侍射者樂作四拜樂止左通禮啓有司旣具射上護軍一人橫奉御弓矢乘矢立東階上執弓者在北俱有案及函又設案置御決拾函獲者一人持旌負侯北向立衛將所書員馳傳侍射者執弓搢乘矢入就將射位兵曹正郎以耦整齊兵曹判書啓命獲者去侯又啓搥皷執皷者搥皷三聲訓鍊院正擧行

獲者以皷應之負侯者還至乏上護軍捧決拾函啓請設決拾樂作
殿下陞射位樂止捧弓者北向跪進御捧矢者進第一矢捧矢者以巾拂矢而
進御 殿下將射樂作軒架奏樂三節第一矢與第四節相應上護軍
以矢行啓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進第二矢與
第五節相應上護軍啓矢行進第三矢與第六節相應上護軍啓矢
行進第四矢與第七節相應上護軍啓矢行凡御矢獲執旌者揮旌以應之御射訖
樂止訓鍊院撤熊侯設麋侯上護軍跪受弓樂作 殿下陞座樂止上護軍跪
受決拾置於案取矢官橫捧御矢上護軍承捧如初侍射者以耦陞
進射席兵曹正郎整齊引入先大臣次宗親儀賓從爵次次文臣從爵次次武臣從爵次以耦入立時相揖中者除伏地射畢又
相揖樂作奏一節後發矢第一發與第二節相應以至五節中則獲者擧鼓不中

則擧金衛將所軍士持六色旗如中的則擧紅旗應之上邊黃旗下邊黑旗左右皆隨方色正則以彩旗應之樂止射者俯伏興降復位取矢者取中矢加於楅獲者令拾箭軍拾則獲者受與取矢官不中矢置之別處衆耦以次射次耦以後則樂章連續奏節射者連續發矢勿停焉射畢樂止射者中者皆決拾左執張弓不中者脫決拾右執弛弓俱進立壇下分東西兵曹判書書中者姓名及中數請賞中者罰不中者兵曹正郞唱中者職姓名依初入射次第唱入立於東階下西向不中者立西階下東向侍射者樂作四拜樂止軍器寺官以次付賞物施賞時多中者從中數齊入受賞寡中者次次亦如之不拘爵次受賞者跪受司饔院官就罰尊西以觶用牛角杯酌酒置於豊不中者飮罰時右手執觶左手執弛弓進豊南北向跪取觶立飮卒觶跪置豊下司饔院官北向跪取虛觶酌置不中者以次繼飮並如初宗親文武官及侍射者俱樂作四拜樂止禮畢　殿

下還幄次車駕還宮如來儀

續正祖七年行燕射禮習儀于春塘臺

教曰成周之制天子諸侯之射有三射於澤宮謂之大射射於郊謂之賓射射於燕寢謂之燕射皆所以觀德行而嫻禮讓也我朝則澤宮燕寢通稱大射且其儀文率多因襲未必盡合於成周之制年前命閣臣博考儀禮及戴禮斟酌損益欲以明春復設燕射故特召卿等行此禮也

附 入學

世宗三年 上教曰八歲入學古之制也今世子年八歲宜擇日入學以兼大司成尹祥爲博士

臣謹按 王世子入學之禮盖自此始而卞季良文廟碑文曰
太宗卽位於松京命胄子就學則其禮已先乎此矣

世祖二年 王世子行入學之禮以大提學崔恒爲博士

臣謹按 文宗入學之時尹祥以大司成首爲博士至是崔恒以大提學爲博士自此大提學爲博士而五禮儀亦曰知舘事大提學例兼爲之云

補十一年 上謂筵臣曰予欲使世子詣成均與諸生讓齒何如丘從直曰古有是禮鄭自英曰古今異宜不可行也 上曰世子生長深宮稼穡艱難亦未嘗知豢養之餘驕侈易生今玆齒讓之禮一以抑驕侈之心一以敦孝悌之義而自英以爲不可是欲以驕侈導世

子也其可乎遂以三月與世子幸學命世子齒列于諸生橫經問難

遠方儒生雲集凡三千人命禮曹移文諸道知會

補成宗十八年世子（即燕山君）行入學之禮博士徐居正

中宗十七年　王世子行入學之禮補博士李荇

補世子講論之際陞降周旋雍容中禮應答皆出人意表觀者莫不咨嗟悅服世子問及治國之事博士對曰此非今日之所當問仍陳孝敬之道論者服其得體

明宗十五年　順懷世子行入學之禮補博士洪暹

補宣祖三十二年世子（即光海君）行入學之禮博士沈喜壽

補光海二年世子（即廢世子祬）行入學之禮博士李廷龜

仁祖三年 昭顯世子行入學之禮 補 博士金瑬 以上將命儒生未攷

補 世子入學時當講經一章而大提學金瑬以爲在前入學時只講大文音釋或幷講經旨音釋貳師李廷龜以爲只講大文音釋則太略幷其註而釋之則似煩大文則幷講音釋註則只講音而不釋似當命只講大文音釋

二十三年 王世子行入學之禮 補 博士李植將命儒生趙龜錫

補 時李植以大提學爲博士長子冕夏以司書備宮僚次子端夏以儒生差執事一時聳觀

孝宗三年 王世子行入學之禮 補 博士蔡裕後將命儒生金壽興

顯宗十年 王世子行入學之禮先是 上問筵臣曰入學時當講何

書領議政鄭太和曰近者　世子入學例講大學然以小學講論亦有
祖宗朝故事宜講小學也　上從之
補時趙復陽朴長遠皆以當講小學而閔鼎重獨以爲當講大學鄭
太和以諸人異同之見奏之　上曰　文宗八歲入學故講小學予
十二歲入學故講大學今世子九歲且方讀小學何必捨所讀而講
大學乎命講小學○博士趙復陽將命儒生趙相愚
肅宗二十一年　王世子行入學之禮補博士朴泰尙將命儒生李觀
命
景宗二年　王世弟行入學之禮講大學自　顯廟朝以後入學例講
小學至是以大學講焉補博士趙泰億將命儒生趙龜命

英祖三年　孝章世子行入學之禮補博士李宜顯將命儒生南有常

補藥房都提調閔鎭遠啓曰前例大臣隨往到泮宮後留在外班不

得入觀殊是欠事請與春坊之官同爲入參　上可之命與賓客同

入旋因儒生爭執以無前例還寢成命

十八年　思悼世子行入學之禮補博士李秉常將命儒生尹得敏

三十七年　王世孫行入學之禮補博士金陽澤將命儒生洪龍漢

補諭善徐志修啓曰入學時博士將以提學爲之博士即太學博士

大提學例兼知館事之任故爲博士提學則不當於成均館古者博

士官教天下儒士而　世子齒學謂與儒士齒也故亦受學於博士

官矣　上曰所奏有意見以大提學舉行

補 依 世子入學時三公賓客及宮僚隨往例命師傅諭善講書院官員隨往亦以無故例還寢

補 上以五禮儀入學儀太踈略命大司成徐命膺改撰儀節禮成後藏于太學以爲來式

臣 謹按 端宗八歲冊封 王世孫十二歲即位則必行入學之禮而旣不載於璿牒中故不錄 端宗朝癸酉 德宗入學而時未陞儲位故亦不錄

入學儀 王世子具翼善冠袞龍袍出宮如儀典祀官入實饌具執事者及學生就門外位賛者謁者就位四拜執事者就位四拜盥帨學生入就位行酌獻禮 王世子服儒生服弼善前引入自東門就

拜位西向立四拜學生皆四拜 王世子詣盥帨位盥帨升自東階

詣正位尊所西向立因詣神位前跪三上香執爵獻爵出戶詣配位

尊所因詣復聖公宗聖公述聖公亞聖公神位前行禮並如上儀降

復位配位酌獻將畢執事者分詣殿內及兩廡從享神位前助奠訖

俱復位 王世子四拜學生皆四拜 王世子還便次學生以次出

執事者還位四拜出贊者謁者四拜而出乃退 王世子酌獻訖服

學生服輔德引立於明倫堂大門東西向陳帛篚（苧布三尺）酒壺二斗脩

案五脡於 王世子前諸執事西北向重行西上博士（大提學稱博士）具公

服幞頭紅袍烏笏立於明倫堂東階上西向將命者出立門西東向

曰敢請事 王世子少前曰某願受業於先生將命者入告博士曰

某也不德請　王世子無辱將命者出告　王世子固請將命者入
告博士曰某也不德請　王世子就位某敢見將命者出告　王世
子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也辭不得
敢不從命將命者出告執篚者以篚東向授　王世子王世子執篚
博士降俟于東階下西向輔德引　王世子入門而左執事者奉酒
壺脩案隨之詣西階南東向奉酒脩者立於　王世子前西南東向
北上　王世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拜　王世子跪取篚以進則奉
酒脩者從奠於博士前博士跪受篚授執事者執事者跪取酒脩以
退輔德引　王世子立於階間北向再拜引出就便次以俟博士改
具常服升堂就坐在明倫堂東壁西向輔德引　王世子入門升自

西階詣博士前執事者置講書於博士前書案叉置講書於　王世子前而無案講書釋義訖執事徹案及書輔德引　王世子降自西階出就便次還宮如來儀

臣謹按五禮儀王子宗親亦有入學之禮以成均館司成爲博士而今無此禮故不錄

續純祖十七年　王世子行入學之禮博士南公轍將命儒生金弘根

續今　上十九年正月　王世子行入學之禮博士閔台鎬將命儒生閔泳敦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二百五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二百六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學校考 五

興學

太宗朝 上歎人才不古欲振起之召成均館諸生于廣延樓下使文臣講論經史又命李稷趙璞柳觀李詹往成均館訓儒生

文宗朝 上敎曰學校風化之源所係甚重仍命館閣諸臣輪詣成均館日與諸生講論頻賜酒食

世祖五年補作三年 幸學謁聖策士 敎曰養育人才非一朝可成雖有才而敎不勤則不成雖有人而試不預則難用宜常誘掖勸勵數試之爲

登庸之備數引諸生講問經史

補教曰予承大亂之後庶務紛糾未暇興學育才然而學官無一人陳之者甚非國家所以建學委任之意也今後每月季錄書生所讀書以聞予將親講焉又以諸生難得書籍命梁誠之錄藝文舘所藏書籍以次刋行

成宗朝　上每以朔望引舘官諸生于內殿講論經義又命群臣日會明倫堂講明經史訓誨諸生屢遣近臣賜酒食

補十四年檢討官宋軼請諭諸道申明學校之政以敦風化侍講官金宗直曰臣曾爲守令設鄕射鄕飮之禮使孝悌者先之才藝者次之不肖者不與焉由是一鄕之人企而化之耻而改之誠有補於風化也

上乃下書諸道使措置興學之方

中宗十四年夏四月　上遣承旨韓忠賷酒饌往成均館賜館官及儒生等且試課製翌日館官率儒生謝恩　上御勤政殿引見同知事趙光祖尹倬大司成金湜等又召諸生試經時光祖等倡明儒學人材蔚然作興焉

補上銳意興學命內而四學外而八道皆以小學大學誨儒生童蒙考其優異者升之太學

仁宗元年太學生上疏請復趙光祖職　上手書答曰汝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疏章三上辭懇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　先朝教育之澤亦可想矣然言之不從有意存焉且太學雖曰公論所存是非之

定自有朝議汝等言是非則得矣期於定是非則非諸生事也姑退而
更思之已而命復光祖之職
明宗十一年秋七月　上幸太學　教儒生曰予雖不及文王作人之
美豈無唐宗崇學之志乎留意學校欲使人才蔚然而出諸生其知之
學貴務本常顧堂名以忠孝爲心皆爲他日君子之儒是予之望也仍
賜胡椒十斗
補又賜酒于學宮　下教曰學校風化之原首善之地近來學校陵夷
是雖上不能鼓舞振作之致師生之習亦爲渝靡惟爾師長學子各勉
授受以副予樂育英才之意又　教曰人之爲學莫切於小學而近廢
不讀惑莫甚焉其令禮曹申諭勸勉使人人樂學以敦根本

十三年十月　上命大司成李滉曰學校風化之源而頹靡已甚惟爾能文淸勤合於教誨之任故予委於爾體予至懷盡心勤誨以振學校以正士習仍賜貂帽及酒饌

宣祖朝　上教曰近來師儒之選皆尙文詞至於德修學明之士則未見其人以此黌舍遊學之士皆以習文藝決科第爲業未聞爲切問近思之學士習如此他日成就將何觀焉爲學之方莫先於小學入學之時必令講試小學則幼學之士自知向方矣

仁祖元年　上幸太學　教曰我國法教靡不詳盡而世道漸衰無行不肖者多忠信溫厚者鮮設館學育人材所以務得致治之利器而無行之輩齒於其間則非國家儲養之本意抑亦不無染汚同列之理自

今不遜五教者永黜舘學以勵風俗

上以御醞罰太學儒生 下教以戒之時金德誠爲大司成而儒生輩有不率教者 上遣近侍諭之曰士有三事師生之分重矣况國之定爲師表者乎諸生不法古規不遵師訓不可謂之無失矣今以御醞罰爾等其欽哉諸生皆感悅

補 趙翼太學曉諸生文曰夫得天地之秀氣爲人其性之善與堯舜無異而又幸不爲民庶而爲士大夫之族又幸不爲他業而受書爲儒士苟能希聖希賢皆可爲聖賢豈可但爲庸衆人而止哉雖不能到聖賢地位亦當爲有知識有行義之人也且聖賢之爲聖賢未必皆生知舉皆由學而知也今亦爲聖賢所爲之學用功如聖賢則何

乃不得到聖賢所到之地位乎今之爲士者未有聞立心如此用功如此者也此豈其資品皆凡卑也誠由聖賢之學不明於世而詞章科擧之習成俗已久世之爲士者自始執卷其心只欲善作得科第爲貴顯之人而已不復知有聖賢學術擧世同然父兄之所教戒耳目之所聞見只是如此以是雖有高才美質皆囿於俗習未能自脫其平生心志事業不過如此惟其心志事業只在文藝科擧而已故雖讀聖賢之書業講經者只習其音吐務製述者只擬其言語至於聖賢之意義理之實則全不求索茫然不識也此所以學問道德之士不復見於世而士風日益頹廢世道日益汚下者也其可歎也夫今欲變此習使士子知向意於正學則惟當使之深究聖賢之書冀

其有所觀法也但三經四書等書爲世決科之資斧矣今皆視之爲科業也使人由此而求之能知聖賢之意實不爲易惟宋先賢之書在科業之外且時世未遠其言尤爲易曉莫如先從此入而近思一書乃周程張子之言而朱子所抄也其理廣大悉備而其言明白切實又其書簡約易以卒業學者苟於此一書熟讀深思其言與意自首至尾通貫爛熟則可以知聖賢心事義理歸趍學問門路其知見意思與未讀時自別矣如是而後取四書詩書等書讀之則其語意自皆曉然於心如聞父兄說門內事矣苟於此得其意味則其心欣然懽悅不覺千載之爲遠吾身之爲後不啻如芻豢之悅口而見世間他事業及得喪榮辱皆不足爲留心矣到此雖欲罷之自不能已

知行兼進聖賢所到地位自皆可到矣盖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不過如是而已然則所謂聖賢者豈人之所不可及哉此吾人一生大事業而其入門處必自近思錄始俗語云行千里一步爲初此書於聖賢事業誠千里一步也或謂此學妨於科業此大不然誠能於此用功之深則義理日見通透文字亦當暢達贍足其於科文可俯而就之而其所作必能辭達理勝議論皆有本令人刮目然則此實利於科塲豈有所妨乎

肅宗十七年 上幸太學誡諭多士曰噫設庠序學校以養四方之士者豈徒作文干祿而已哉昔顓孫師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誠能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則祿不干而自至矣竊觀比來士習不古

經明行修曉達治體者少而尙文辭遺經業趍祿利者滔滔有之斯豈我　祖宗興學作人之本意哉濟濟章甫密邇尺五上下情志藹然流通誘掖激勵寧不在玆咨爾多士敬聽予訓服膺勿失

補朴世采啓曰夫爲治而不變風俗行教化終是苟道故賈誼之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風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然而西漢之世如黃霸卓茂之徒猶知務此自後無能致意於此者徒知刑政之可以威制不知德禮之尤當躬化則無恠乎世道之淪喪也自宋藍田呂氏私爲鄉約條貫甚晳至於朱子又增損其法深得先王道濟之遺意其有助於風化大矣今當以此爲準參以李珥增損諸說使州縣之官奬率通行於民間者庶臻德業相勸禮俗相規之盛矣

英祖四年 上諭諸生曰曩者逆亂近百儒生幾盡渙散只有數十人云噫養士于太學以守聖廟者 祖宗朝培養之意非比尋常而此等小醜猶尚若此養士賢關之意安在哉噫古有爲大賢而受鏃今則聞賊聲而不顧聖廟若是渙散此非徒諸生之過也乃師臣之過也非徒師臣之過也實寡躬未能君師之道也

八年夏 上以御筆書三條以戒諸生一尊聖廟二正士習三務誠實其尊聖廟曰太學之名古今奚異而世道日下自好之人謹飭之士相與爲戒視賢關如畏懼趦趄難進豈不慨哉其正士習曰諸生雖悛舊習敬守聖廟心如猿意如馬毫髮之間其謬千里可不戒哉故正士習爲尊聖廟之次其務誠實曰學問之道無他誠敬即徹上徹下成始成

終者也故務誠實爲正士習之次諸生其勗哉

十六年　上幸太學親行釋菜仍下御製享官廳小識又以御筆書周

而不比豈不載書八字幷揭于壁以戒諸生又下御詩示諸生曰成化

于今幾百年此辰何幸禮成前載書孔聖昭昭訓佩服銘心相勉焉

十八年以御筆刻碑竪于泮水之橋以戒太學諸生詳見大學

九月　上召見太學諸生於崇文堂宣醞仍以御筆書曰示寵榮賢關

又書下御製曰瞻彼太學經傳載焉　列聖培養賢關爲先命修舊例

意豈偶然面賜酒肴益宜勉旃○是月特命增置太學養士之需

二十五年　上下勸學綸音以戒太學諸生曰以孔子之聖自謂好學

吁嗟今之章甫誦聖賢之言而其不好學抑獨何心自暴自棄投鏡於

塵埋珠於沙視學問若楚越吁嗟多士何不學而師之乎子曰成於樂今樂學雖不可考挑燈朗讀此亦樂也仍命揭板于明倫堂使諸生觀省焉

三十二年 上幸太學下綸音諭諸生曰昔明朝高皇帝書大學衍義於殿廡以代丹青猗歟盛哉今士習之不古專由於大小學之教不能行而然也頃在壬寅予年二十九始入學而講大學經一章矣于今望七之年酌獻于 四聖坐此堂而視學噫予雖凉德於諸生有君師之道焉咨爾諸生其各勉焉仍命刻板揭于明倫堂

三十五年 上幸太學臨丕闡堂下御製以諭諸生曰于今海東文教闡乎否乎以予凉德蔑學不能體 列朝扶植之至意徒有丕闡之名

而無丕闡之實吁嗟諸生莫曰寡躬不能君師之道深體　列朝培養之盛意焉仍命書揭于丕闡堂

三十七年四月　上諭大學諸生曰賢關之名何爲而作也盖大學賢士之所關故自古以是稱也仍製下賢關志以警諸生

四十年　上以御筆書下御製示大學諸生曰臨御四紀莫能師道望八對士心先覥然吁嗟諸生體令予意法聖法賢正一礪百

續正祖十八年教曰關東經工生所對十三經講義潛心諦看不覺筵燭屢跋信乎若非明於經義何能剖析如是前叅奉安錫任前主簿朴師轍並陞授敦寧都正各差嶺東西分教官俾訓蒙士進士崔昌廸童蒙教官擬入其所對經義命彙輯刊進名曰關東賓興錄後又有嶠南

賓興錄豊沛賓興錄關西賓興錄

續純祖十一年　教曰太學賢士之所關德性修身之根本也世無賢士難以扶持人無德性不能拔萃今之太學諸生果爲國之所倚賴而拔萃出類者乎警奮讀書躬行操存益爲多士誦之

續今　上六年文廟重建後　上展拜座明倫堂行召對講論語　教曰崇正學闢異端有國莫先之務而培養元氣實惟由乎此矣况居首善之地其所以崇之闢之卽日用常行之大經大法非讀書曷以崇之非明理曷以闢之然則飭躬制行奮發策勵皆知德義之可尊不徒文藝是尙凡民四方風動古亦惟由乎讀書焉耳若夫陶鑄作成之方不可不迨此講究規模條例令廟堂別單以入俾圖蔚然之效仍　教曰

書籍令內閣分送藏之尊經閣掌議主之使居齋儒生常常披閱毋或有有書不讀之歎仍以御筆書下展拜文廟讀書魯論八字命鐫揭于此堂

續九年親行釋奠

是日親行肄儀于丕闡堂座明倫堂召對命大司成率掌議以下入侍叅講下 御製五言絕句一首命大臣宗親儀賓閣臣儒臣承史大司成及掌議以下儒生賡進大司成加資掌議瓜近教官作窠擬入四齋班首初仕調用其餘儒生賜書冊一帙勉學

續二十三年 教曰崇儒重道即我 列聖相傳之家法也戔帛賁于邱園菁莪勤于學校是以俊髦蔚興治化郅隆衛正學而義理愈明抑

歧說而騷訛自息夫國之治忽亶在乎斯道之顯晦其關係顧不重歟
求賢思切尤爲今日急先之務巖穴斥弛必多經明行修之士有能矜
式一鄕亦可楨榦一國求之則得之豈無其人其令道臣守宰廣探旁
搜必以學術精專操履端正之人隨卽登聞以爲需用且培養作成卽
所以植材菑田也教人之法雖凡民之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教
之之術學校之設皆有次序亦極周備此所以古之人無不學而謠俗
醇美教化易行也挽近嬉遊成習失學暴棄遂不知幼學壯行之爲何
事可勝歎惜此在教導勸奬之如何其自今閭里村坊設立講舍選年
少聰俊有才德者教之以學業申之以孝悌此亦家塾黨庠之義而卽
朝家尊尚儒術樂育人才之至意也凡所制寘與規式自內務府商酌

磨鍊行會於八道四都

附 培養

成宗朝 上召太學生李穆及館官齋生賜宴于前殿時 上謁文宣王廟歸而不豫 大妃憂之命宮人祈禳于泮宮之碧松亭穆倡諸生杖其巫而逐之 上聞之推枕蹶然而起曰予嘗患不能培養士氣今聞太學生能如此予病若瘳遂命知館事以下率諸生入賜宴于勤政殿

臣謹按太學成典所錄盖如此而又李廷馨記曰 世宗大王嘗寢疾巫稱內旨禱於成均館儒生逐其巫 世宗聞之扶而起坐曰予常恐不能養士今其氣如此予何憂焉聞此言予疾

似愈矣判書柳辰仝嘗啓於 明宗曰人主培養士氣當如是

矣此與李穆事相類而廷馨所記不如成典之爲可據故玆附

錄焉

時天旱李穆上疏斥領議政尹弼商之罪而語極不遜 上欲罪之李

克培奏曰新學少年不知事體言雖不中固當容之 祖宗以來崇奬

儒術儒生言事未嘗有受罪者今若罪之恐妨言路 上意乃解

中宗十四年副提學趙光祖啓請培養士氣

趙光祖啓曰 世宗朝集賢學士以言不見用皆退歸其家 世宗

召領議政黃喜謂之曰集賢諸生棄我而去將若之何黃喜曰臣請

往諭遂遍往諸學士家懇請以來如此然後士氣可以培養矣且太

學儒生路逢黃喜面詰之曰汝爲相曾不能格君之非耶喜不以爲怒乃以爲喜大臣之道當如是也故 世宗之治至今稱之又曰廢朝時使儒者荷輦而儒生安然受之且以詞章不時取人故儒者常佩筆墨以伺其動止如此等人只欲榮身肥己而已雖得此等人亦何益於國家哉 成宗朝培養士氣可謂至矣而至於廢朝氣節掃地矣

冬十一月大司憲趙光祖被謫太學生李若水等上疏明其無罪門者拒其疏諸生遂排闥而入相率號哭聲徹大內 上責問曰儒生之號哭禁中古有是否生員朴光佑申命仁等挺身對曰古者楊震被四太學生三千人守闕而哭獨 殿下今日之事誠千古所未有也 上以

儒生未諳事體不加之罪

宣祖十六年太學生柳拱辰等上疏爲李珥成渾辨誣　上下教褒奬

上教曰在昔宋時六賊當朝李綱去國太學生陳東等上疏而極論之千載之下聞其風節尙不覺投袂而興起今玆舘學儒生目見朝論之乖宜國事之日非倡義相率叩闕抗章讀其疏其忠肝義膽凜凜有不可犯者誠可謂不負所學而橫流之砥柱也夫太學首善之地公論所在朝廷是非可亂於一時而太學之公論焉得以廢也自予卽位以來諸生上疏非一而其間豈無訐直逆耳者予未嘗一示不悅之色必以溫言巽辭慰諭以遣之誠以國家元氣在此朝臣可罪而諸生之氣不可折也設使狂生所爲或有過中猶不可待之如

此况其正直之氣邁靑松而挺孤節者哉予以千乘之尊尙且屈己

下之彼喉院三司之臣乃敢目諸生以悖亂是欲踵黃潛善之所爲

乎

二十二年全羅道儒生丁巖壽等上疏斥大臣李山海柳成龍之罪

上命四之舘學儒生崔起南等上疏救之　上答曰予二十年忝位待

儒生未嘗以惡言加之况欲致之王府使章甫之士與獄吏相對此豈

予意哉今觀疏辭良用嘉焉予過矣爲爾等從之遂命釋巖壽等

太學諸生爲從祀疏序坐闕門之外時　元宗大王以親王子之尊乘

馬過其前多士罰其從者　上聞之喜曰士風固如是予亦培養而已

矣

光海時太學掌議金堉等削鄭仁弘於儒籍
文正公宋時烈曰太學生之削鄭仁弘也光海大怒然不加之罪及李偉卿倡凶疏四館停舉而光海不得強解盖自　列聖朝培養士氣故雖在昏朝不能力制矣

仁祖朝以儒生宋甲祚及趙瀈拜爲官初　仁穆大妃在西宮時瀈上疏極諫請光海盡孝遂被罪甲祚之爲進士也榜首李榮久脅率榜下將爲凶疏甲祚抗義折之獨詣西宮拜恩至是　上皆擢用之

補肅宗六年同經筵李敏叙因講筵備陳　祖宗朝培養人才之道餼廩供饋之方　上命敏叙與大司成南二星共議大臣作養士節目以進

九年 上教曰予嘗喜讀韓文中佛骨表因見何蕃傳又見宋之陳東歐陽澈事蹟千載之下不覺使人起敬也國家所以廩養士子者豈徒使之作文干祿哉予欲以此三人別立小祠於成均之傍使今日諸生有所觀感而凡古今可祀者將同祀之令議于大臣儒臣

領中樞府事宋時烈議曰當朱泚僭竊之日太學諸生多欲從亂而何蕃以眇然一儒巾正色叱之使六館之士皆不濡跡其義甚壯其功甚大反有勝於李晟數十萬衆矣然蕃之修之於身者孝行卓異故成就如此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信矣至於陳東歐陽澈當宋朝被兵罔極之日痛群奸之誤國慼忠臣之見擯慷慨上章請斬六賊以謝天下請用种李以却强虜卒以見殺而不悔所學之正所

養之厚蓋可見矣此實宋朝列帝培養深厚而元祐諸賢倡明導率之效也若歐陽澈見殺之日非時大雪塞路斷人以匹夫而感動天地之氣者此可見矣今若依 聖教別立小祠使諸生有所觀感則豈不大有益於世道哉

判中樞府事金壽興議曰何蕃等皆是太學生則同祠之人亦當就太學生中成就表著如三人者然後可無愧於合享晋惠帝時賈后廢太后太學生董養升明倫堂歎曰朝廷建斯堂何爲乎每覽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故也今天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與其妻荷擔入蜀不知所終養之風節亦不下於三人者似當與論於同祀 上命依議施行

景宗朝館學生李箕重等上疏略曰臣等伏見 先大王誌文有何蕃等立祠之語而尙未擧行有其名而無其實 先大王尙節義激士氣之至意將歸於湮沒請速行之 上許之

英祖元年崇節祠成享以晉太學生董養唐太學生何蕃宋太學生陳東歐陽澈 初以本朝太學生尹志述並享越二年丁未撤享 純祖二年復享

補 六月太學生鄭楺等上疏討趙泰耉柳鳳輝崔錫恒李光佐趙泰億等罪語多切直 上召楺嚴責楺抗言不撓 上怒甚擲疏於地天威震疊罪將不測楺不少屈奏對愈益剴切 上爲之少霽威怒始命島配旋又 下敎曰觀疏儒咫尺嚴威之下無少撓屈三百年培養之效可見矣昔 成廟朝自大內行神祀於泮宮泮儒驅而逐之 成廟喜

曰士氣如此吾復何憂今於㮨予嘉其不屈特爲還收島配之命仍賜

溫批

三十六年秋七月 上幸太學歷臨崇節祠以 御筆書流芳我東四

字揭于祠仍 敎曰設或有直節愈於四賢者決不添配

四十年 上以御筆書下四賢祠三字命揭于崇節祠

崇節祠祭式 每仲春仲秋中丁行祭而籩品與啓聖祠同但無羊

腥

附 闢異

世宗十九年太學生等上疏請斬僧行乎時行乎重創興天寺大聚僧

徒新受度牒者一歲之內幾至數萬儒生等疏請誅之

太學生䟽曰我　太祖大王慮浮屠之害嚴立僧徒之禁　太宗大王灼知其弊減革寺社十存一二土田臧獲俾充軍需　山陵之傍亦不建寺所以斥異端回世道之慮嗚呼至哉及我　殿下先廢內願堂仍減宗門且令僧徒禁入城市年少之輩勿令剃髮於是僧徒斂跡縮首不敢恣行臣等咸仰吾道之日昇豈意異端之復興乎今者行乎住止興天欲以其道移易風俗民之敬服無異懶翁雖以宗親貴戚躬詣桑門恭行弟子之禮臣等每見之扼腕腐心願　殿下去邪勿疑除惡務本下令攸司斷行乎之頭以絕邪妄之根

成宗朝巫稱內旨禱祀于泮水內諸生皆憤疾然畏譴莫有言者太學生安彭命獨奮然逐之

十一年太學生金宏弼上疏請誅圓覺寺僧時圓覺僧潛回佛像以惑衆心宏弼疏請罪之

金宏弼疏曰其法觀空見性其行默言絶穀其爲道虛無而其爲教誕妄也我 殿下深知邪正愛好儒術破去寺社抄僧定軍近古以來大有爲之君也豈意今圓覺僧輩聚群都城之內恣設虛無之教潛回佛像亂惑人聽使四方士女靡然爭歸聖明之朝安有如此恠妄之事乎假使彼佛像回立步趍無異於人於國家何益於臣民何益徒爲不祥之一恠物而已況萬萬無此理乎伏望窮訊首惡之僧肆諸市朝之中使四方後代咸知 殿下去邪勿疑而佚道之不可信也

二十年有舉子於鄉試對策言祀佛禳禍者 上聞之命有司罪其人仍 下教以戒諸生

教曰儒生對策之辭予甚憤焉佛之爲害誰不知之况學孔孟者乎程子曰佛氏之害甚於楊墨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後之學者可不力察而明辨之乎予嘗恨緇徒蔑棄天常耗蠹民財將欲絕其根株扶植世教而今者儒生當國家擧賢之日不陳堯舜之道皷唱浮屠之法是欲使予如梁武之捨身唐宗之膜拜而後已乎號爲儒者猶如此况無識士女乎宜令有司屛諸退裔明示好惡

補仁粹大妃造佛像送于淨業院儒生李黿等取而焚之 大妃請治黿罪 上曰儒生闢佛可賞而不可罪况自內聞之而命推儒生非人

君之政終不奉教

補中宗五年中學儒生等倡言闢異端擅燒貞陵寺之在京城中者

上初命鞫治亡何　教曰自　祖宗優待儒生其勿問

太學生李穆居齋時有巫禳于泮宮穆杖逐之詳見培養

明宗二十一年開城府儒生焚松嶽淫祠初開城之俗好神道作祠于松嶽名曰大王祠舉國奔波事之甚謹糜費不貲男女無別儒生輩發憤逐焚其祠毀其像

館學諸生上疏請誅普雨普雨妖僧也挾左道誑惑一世設無遮會於檜巖寺至是諸生請誅之　上不許諸生遂空館而去　上日遣承旨史官招諭諸生令就食堂普雨竟竄死濟州

宣祖七年太學儒生上疏請撤淨業院　上手札答之時慈壽宮尼托內命往金剛山寺作佛事爲有司所糾囚于淮陽獄於是儒生疏請廢院　上賜答曰在首善之地講論者道義也期待者程朱也宜益動心忍性切磋琢磨敬義夾持表裏交養爲他日眞儒立於朝端上輔寡君下澤斯民使治隆而俗美則吾道之衰異端之盛不足慮也

命禁擧子之用老莊文字者庚子榜李涵用莊語登第特命削科詳見選擧考

仁祖朝申禁科塲異端之文大司成李植榜諭諸生

顯宗二年　上命毁城內尼院復建北學先是都城之內有兩尼院一曰仁壽院一曰慈壽院慈壽院者卽國初北學舊基也至是命皆毁之

令僧尼還俗叅贊官宋浚吉奏曰朱子嘗以毁僧舍作書堂爲一舉兩得今宜復建北學　上從之

四年五年補作以尼院材瓦建丕闡堂于成均舘又建一兩齋闢入齋

肅宗二十九年命禁儒生之觀迎接都監雜戲者犯者限三年停舉每當北使之來也朝家設儺禮都監聚倡優張山棚而迎之至是北使將入城大司成金鎭圭奏曰臣頃於街路見都人之奔波而士子亦多往觀士不自重如此宜有禁制矣　上有是命

三十六年增廣舉子對策有引用佛語者有引稗說者臺臣啓請拔榜上從之

英祖十二年　上命有司治成均舘入直官之罪太學兩掌議皆停舉

時泮隷輩設山棚張樂於泮村之內　上聞之有是命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學校考 六

學官 官制見職官考

補新羅眞德女主五年置大舍二人位自舍至奈麻爲之

補神文王二年置卿一人以掌國學

補景德王六年置國學諸業博士助教改卿爲司業改大舍爲主簿

補惠恭王十二年改司業復稱卿改主簿復稱大舍

補景文王三年王幸國學令博士以下講論經義賜物有差

補憲康王五年幸國學命博士以下講論

補高句麗嬰陽王十一年以李文眞爲太學博士

補百濟近肖古王二十九年以高興爲博士百濟自得國未有文字至是始有書記

補高麗太祖十三年以秀才廷鶚爲書學博士別創學院聚六部生徒教之賜綵帛以勸之又賜倉穀百石

補六年置十二牧經學博士王以前年許還學士無師教授選通經學者爲博士於十二牧各遣一人敦行教諭州縣長吏百姓有子可教者並令訓戒若有勵志明經足用者令牧宰依漢故事具錄薦貢京師以爲恒式

補八年擢太學助教宋承演爲國子博士王患學校之教成人甚少欲

奬勸之乃取覽有司所進舉人姓名惟承演及羅州經學博士全輔仁教有成效遂擢承演國子博士賜輔仁公服一襲米五十石下教褒寵之

補 睿宗即位制三京八牧通判以上及知州事縣令由文科出身者兼管學事

補 又於外官差遣文師一員有儒臣爲守則兼管句學事以勸學

補 八年以朴景綽爲國子祭酒

補 國學奏兼差教導官叅上叅外各一員以勸學者從之

補 仁宗九年中書門下奏叅外文臣各定業經注錄政案差學官從之

補 毅宗二十二年詔曰化民成俗必由學校自祖宗以來於外官差遣

文師一員又有儒臣爲守則兼管句學事以勸學近聞任是職者但以謀利爲先勸學之方略不留意志學之士無由聞達朕甚憫焉如有各官文師及管句學事者勸學育才以副朕意則兩界兵馬使各道按察使注名馳報朕不待政滿隨卽擢用

補 元宗十三年置東西學堂以判秘書省事金軌尙書左承宣文烈爲別監

補 忠烈王六年教曰今之儒士唯習科擧之文未有博通經史者其令通一經一史以上者教授國子乃以正郞崔雍等七人爲經史教授

補 三十年安裕薦李㦃李瑱等爲經史教授使於是七管十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以數百計

補忠肅王時以李晟爲成均祭酒晟弱冠登第窮討墳典所至者如雲人謂之五經笥

補以禹倬爲成均祭酒倬丹山人上書極諫遂退老禮安縣通經史尤深於易學卜筮無不中程傳初來東方無能知者倬閉門月餘參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學復行

補忠惠王時崔瀣爲大司成瀣致遠之後自幼穎悟爲文章不資師友超然自得排斥異端

補十六年以李穡兼大司成穡增置生員擇經術之士鄭夢周金九容朴尙衷朴宜中李崇仁等皆以他官兼教官

本朝　太祖七年命置成均館知館事以下官詳見職官考

補 太宗元年命改成均祭酒爲司成樂正爲司藝(詳見職官考)

補 六年置儒學提調時初置十學儒學其一也從左政丞河崙議也

世宗朝尹祥爲大司成久掌教冑之任一時達官聞人皆祥之弟子也

國朝以來爲師範之最

尹祥之後金鉤金泮金末繼長成均誨人不倦作成有效人稱曰館

中三金

補 世祖四年成均館生員崔自濱等上書請久任兼司成金鉤俾盡教

育之責 上以御書答曰子等之意實合予心後當改授特賜酒肴可

會一歡

補 十二月 上行常參謂同知中樞府事金鉤曰當今儒士精於經學

者絕無留意文章者亦罕登名仕版安於小成金中樞久爲師表必知
興學育才之方其與承旨李克堪共議之

補 六年禮曹啓曰教養人才國家重事請自今京外教授官教導學長
擇學問精熟堪爲師表者授之成均館四部勤慢則本曹常加檢察外
方則觀察使親自講問移文本曹轉啓如有成效者特加褒奬京外除
生員進士及陞補入學外年過四十不學閑遊者各其教官報本曹移
文兵曹充定軍役以懲其餘守令不能修明學校者令觀察使嚴加糾
理從之

補 成宗五年韓堰登科直拜大司成釋褐未幾旋除師儒之長曾所未
有人以爲榮

補十四年安潤德登科補承文權知朝廷以潤德深於經學宜令師諸生啓移成均學諭尋陞博士

補二十年柳崇祖登科補藝文檢閱同成均李克增啓以柳崇祖官雖卑其學行可爲師表請令兼帶成均館誨訓諸生從之

補中宗五年金安國方任掌令弟正國時爲吏曹佐郎朝廷以教誨爲重不可拘於親嫌啓拜安國司成以專任之

補十二年以副提學李荇移拜大司成詳見選舉考

十三年以趙光祖爲同知館事光祖奏曰今之儒者各自奮勵士習雖不至放蕩而師道則絶矣國家雖設學官而任教誨之責者豈能有如宋之胡瑗孫明復者哉須擇其合於人師者置之學官凡振作激勵之

方躬行以導之則下必有興起者矣竊聞　祖宗朝不由科擧以進而亦有爲學官者今若行此則庶有其效矣　上曰雖不由科目者可使爲學官矣

十四年以尹倬爲同知館事倬對植二樹于講堂之下以根茂枝達諭諸生使務其本今明倫堂庭文否是也

文正公宋時烈曰　中宗之世尹倬久處師儒之職以專作新之任倬嘗植文杏而以戒學者故其學者皆敦本實耻夸毗云

四月以金湜爲大司成時朝廷設薦擧科而金湜爲魁　上曰金湜賢者要此人將爲師儒之官而恐或不與今居壯元予甚喜焉遂拜爲大司成湜日與諸生橫經問難學者甚衆或築室而受業焉

補 二十年以尹倬復授大司成倬以疾解官成均生員鄭世球等上疏曰尹倬之爲大司成于今八年啓廸成就得其道誘掖奬勸盡其方今其去矣嗟不歎惜昔陽城出刺道州太學諸生請留而不聽至今爲縫掖恨願 殿下急收改職之命 上卽命還授倬大司成後倬爲開城留守大提學李荇又請仍任

三十七年補作三十六年以宋麟壽爲大司成麟壽教學者必使先讀小學及性理諸書以立基本勤於誘掖各盡其材學徒坌集蔚然有興作之效

補 明宗元年 教曰近來儒者專不務學師儒之官亦數遞不事訓誨而該司全不糾察以致學校陵夷宜自今擇才德俱備者兼師長之任準期陞叙依承文判校奉常正例陞爲大司成久於其任必有作成人

才之效此意議于大臣外方訓導亦令擇差

明宗八年 補七年作 上憂學校廢弛將極擇敎冑之任大臣請用堂下有文行者遂以副應敎李滉擢拜大司成從堂下而直拜大司成者古所罕有也後柳希春禹性傳亦以堂下擢拜焉

補 二十一年正言李珥上䟽曰別擇學成行尊可爲師表者俾敎太學之冑子其他學校之官皆擇經明行修之士不以文藻之工拙爲考課之高下而專以講學力行爲急務

仁祖元年以金長生爲國子司業司業之設自長生始長生固辭曰非常之職必待非常之人臣非其人也 上曰師儒之官必須長者然後多士可以觀感近來士習異昔故以此相煩耳

臣謹按 太宗朝因左政丞河崙議改司業爲司藝至是 上

新卽位欲振起儒化遂命復設焉

六月以鄭曄爲兼大司成初 上欲擇朝臣可爲師表者以明教化正士風而難其人詢于廟堂曰古有以實職兼大司成者乎大臣曰鄭麟趾徐居正兼之而其後無聞焉乃拜曄爲兼大司成

臣謹按國初兼大司成或至一品仍帶盖愼簡之意也中間廢而不置至是復設焉

補 銓曹以大司成鄭曄首擬吏曹叅判 上以造士爲重不爲 下批後雖屢遷他職而皆用兼帶

七年以趙翼爲兼大司成時有請設教養官者翼奏曰今宜選經學節

行爲人敬畏者爲太學師儒外之州邑可以爲師者依宋朝書院主教者之事授以山長之號使教其地後生則士習正而風俗可變矣

補十二年銓曹以大司成李明漢首擬副提學　上敎曰勿爲遷動以重師儒之任

補十三年銓曹以士習不美啓請可爲師表者不論資級擬望以金尙憲拜大司成

補二十一年平安道觀察使啓言淸北儒生頗有向學之心請擇本道文官爲敎養官且印頒經書俾得培養作成　上從之命頒經書各十件

補二十七年禮曹啓曰設爲庠序學校所以培養人才變化風俗近

年以來內而國學師儒倚席不講外而州郡守令全廢勸課閭巷之間絃誦寂寞人才之衰乏風俗之敗壞職由於此令國家師儒一依學令朔望通讀課其勤慢俾有所成就外方則極擇都事專管教導頻數考講屢次能通者轉報論賞三朔不通者汰定武學以爲興學勸奬之地從之

補 孝宗己丑右議政金堉啓曰令各邑興學養士教授訓導之官雖未復設擇境內文行之士定爲學長月給粮饌聚士于鄉校而教之必以禮法爲先朔望則守令雖武官親到鄉校令學長考講第其高下而勸課之有頑悖不率教者從輕重施罰

補 三年李景奭箚曰太學多士之所聚作成人材係官職之得人在

昔師儒之官必加掄選大司成則尤非人人所可堪當非有文行不與焉亦不可數遞之任也臣嘗啓達於 先朝請依舊例大司成雖除他職兼帶而厥後該曹不考成命今此規遂廢乍拜旋遞不能久居尋常試課尙不以時循例通讀停輟已久賢關揖讓之風漸不如昔士習何由而不薄

九年以宋浚吉爲兼祭酒後又以宋時烈代爲祭酒近世所無而 上欲修明儒教特命刱設

臣謹按 太宗朝因河崙議改成均祭酒爲司成至是始復設而東文選安彭命墓誌洪貴達亦爲祭酒云 補 臣謹按洪貴達祭酒云者恐指大司成而言若吏判之稱冢宰禮判之稱宗伯非若今之祭酒

顯宗四年以閔鼎重爲兼大司成鼎重申明學校之政館中肅然論者
稱國朝大司成輒先數金湜鄭曄及鼎重焉

肅宗十年 教曰比來士習日益浮薄家無嚴父兄朝無賢師儒無以
養其才他日立身將焉用哉自今以後大司成必以有文學凝重寡默
者擇差使之丕變士習

補筵臣林泳嘗奏曰程子論學制欲延邵雍張載處於學校俾爲士
子矜式我 祖宗朝如金鉤金末尹祥久爲國子長成就人才一時
名人多出其門以近世事言之鄭曄兼大司成階資憲尙令仍帶頗
有成效至於選士課學之法師儒自當講定要在得人久任

補朴世采啓曰學官長貳本由科擧而進所習者一皆勅令規約之

事其於師友之道禮樂之教無所取裁以爲之模楷是以不得其人
則已如有其人長貳以下造門延請畧如程子所論其理固然也今
當別爲訪問不必高其題目苟能篤學力行有名當世可爲矜式於
士子者須得以升堂講說以致尊賢禮儒之意其益不少矣

學令

臣謹按學令載於太學成典 宣廟朝先正臣李珥請居齋者
一依學令 顯廟朝大司成閔鼎重嘗上疏論其制曰學令乃
祖宗朝定著又按大典有依學令勸懲之文是盖國初之定式
也

每月朔諸生具冠帶詣廟庭謁聖行四拜禮

每日學官齊坐明倫堂儒生請行揖禮皷一聲諸生以次入庭行揖禮訖各就齋前相對揖遂就齋次儒生詣學官前請行日講上下齋各抽一人讀所讀書通者歲抄通考畫數合計於科舉式年講書畫數不通者罰楚鼓二聲諸生執所讀書各詣師長先將前授論難辨疑後承新授不務多要須研精如或對卷昏睡不留意承教者罰

諸生讀書先明義理通達萬變不須徒事章句牽制文義常讀四書五經及諸史等書不挾莊老佛經雜流百家子集等書違者罰

每月製述初旬疑義或論中旬賦表或頌銘箴終旬對策或記其體制要須簡嚴精切辭達而已勿事險僻奇恠如或變更時體倡率浮靡者黜書字不楷者亦罰

諸生講經句讀詳明議論通豁該括一書綱領旨趣縱橫出入諸書融會貫通到十分盡處爲大通雖不至十分盡處句讀詳明議論通豁該括一書綱領旨趣融會貫通者爲通雖不至融會貫通句讀詳明釋意通豁連上接下能得一章大旨者爲畧通句讀詳白釋意分曉雖得一章大旨而議論有未盡者爲粗通下此者罰

諸生不尙論聖賢或好爲高談異論非毀前脩謗訕朝政或商論財賂談說酒色或趍時赴勢以媒仕進者罰

諸生有罪犯五倫或虧失節行玷身汚名者諸生通議鳴鼓攻之甚者或申報該曹終身不齒於學

諸生或恃才自驕恃勢自貴恃富自矜以少凌長以下凌上者或豪侈

相尙服飾違衆者或巧言令色務悅於人者黜力學改行乃止

諸生旅進旅退徒費國廩不受業不製述不喜讀書者行路騎馬者並痛禁違者罰

每月初八日二十三日許諸生請告澣濯衣服其日要須溫故毋事射侯博奕觀獵釣魚凡諸游戲等事違者罰

諸生道遇師長呈身拱手立道左師長騎馬過行諸生如或藏身掩面憚於行禮者罰

每日未明鼓一聲儒生起寢平明鼓二聲整衣冠端坐讀書鼓三聲以次詣食堂東西相向坐食畢以次出失序或諠譁者罰

諸生有操行卓異才藝出衆通達時務者一二人每歲抄諸生同議薦

擧告學官申報該曹擧用

宣祖十五年命大提學李珥作學校事目珥與三公會議以擇師養士爲事目又作學校模範以補學令之未備者

學校模範　一曰立志謂學者先須立志以道自任道非高遠人自不行萬善備我不待他求莫更遲疑等待莫更畏難趑趄直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爲標的退托自畫之念姑息自恕之習不可毫髮萌於胷次至於毁譽榮辱利害禍福一切不動其心奮發策勵必要作聖人而後已

二曰檢身謂學者旣立作聖之志則必須洗滌舊習一意向學檢束身行平居夙興夜寐衣冠必整容貌必莊視聽必端居處必恭步立

必正飲食必節寫字必敬几案必齊堂室必淨常以九容持身足容重 不輕擧也若趍于尊長之前不可拘此 手容恭 手無慢弛無事則當端拱不妄動 目容端 定其眼睫視瞻當正 不可流眄邪睇 口容止 非言語飲食之時則口常不動 聲容靜 當整攝形氣不可出噦咳等雜聲 頭容直 當正 頭直身不可傾同偏倚 氣容肅 當調和鼻息不可便有聲氣 立容德 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像 色容莊 顏色整齊無怠慢之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謂非禮者稍違天理則便是非禮如以粗處言之則倡優不正之色俗樂淫靡之聲鄙褻傲慢之戲流連荒亂之宴尤宜禁絕

三曰讀書謂學者既以儒行檢身則必須讀書講學以明義理然後進學功程不迷所向矣從師受業學必博問必審思必慎辨必明沉潛涵泳必期心得每讀書時必肅容危坐專心致志一書已熟方讀

一書毋務汎覽毋事强記其讀書之序則先以小學培其根本次以大學及近思錄定其規模次讀論孟中庸五經間以史記及先賢性理之書以廣意趣以精識見而非聖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讀書之暇時或遊藝如彈琴習射投壺等事各有儀矩非時勿弄若博奕等雜戲則不可寓目以妨實功

四曰愼言謂學者欲飭儒行須愼樞機人之過失多由言語言必忠信發必以時重然諾肅聲氣毋戲謔毋喧嘩只作文字義理有益之話若荒雜恠神及市井鄙俚之說不可出諸其口至如追逐儕輩空談度日妄論時政方人長短皆妨功害事切宜戒之

五曰存心謂學者欲身之修必須內正其心不爲物誘然後天君泰

然百邪退伏方進實德故學者先務靜坐存心寂然之中不散亂不昏昧以立大本而若一念之發則必審善惡之幾善則窮其義理惡則絕其萌芽存養省察勉勉不已則動靜云爲無不合乎義理當然之則矣

六曰事親謂士有百行孝悌爲本罪列三千不孝爲大事親者必須居則致敬以盡承順之禮養則致樂以盡口體之奉病則致憂以盡醫藥之方喪則致哀以盡愼終之道祭則致嚴以盡追遠之誠至於溫凊定省出告反面莫不一遵聖賢之訓如値有過盡誠微諫漸喩以道而內顧吾身無行不備始終全德無忝所生然後可謂能事親矣

七曰事師謂學者誠心向道則必須先隆事師之道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其可不盡心歟同處則晨昏叅謁異處則於受業時參謁朔望齊會行禮見再拜平居侍奉極其尊敬篤信教誨服膺不失如値言論行事有可疑者則須從容講問以辨得失不可直以己見便非議其師亦不可不思義理而只信師說至於奉養之宜亦當隨力致誠以盡弟子之職

八曰擇友謂傳道解惑雖在於師而麗澤輔仁實賴朋友學者必須擇忠信孝悌剛方敦篤之士與之定交相箴以失相責以善切磋琢磨以盡朋友之倫若立心不篤檢束不嚴浮浪嬉遊尙言尙氣者皆不可與交也

九曰居家謂學者旣修身心則居家須盡倫理兄友弟恭而視若一體夫和妻順而毋失於禮訓子以義方而不以愛惑聽至於御家衆主嚴而行恕軫念其飢寒上下整肅內外有別一家所處之事宜無所不用其極

十曰接人謂學者旣正其家則推以接人一遵禮義事長以弟如寢食行步皆後長者十年以長則以兄事之年長以倍則待之益恭撫幼以慈至於睦族交隣無不得其歡心每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成患難相恤常懷濟人利物之心若傷人害物底意思則不可一毫留於心曲

十一曰應擧謂科第雖非志士所汲汲亦近世入仕之通規若專志道學進退以禮義者則不可尙已如或觀國之光不免應擧則亦當

以誠心做工勿浪過時月但不可以得失喪其所守且常懷立身行
道忠君報國之念不可苟求溫飽而已苟能志道不怠日用無非循
理則科業亦日用間一事也何害於實功今人每患奪志者不免以
得失動念故也且近日士子通病怠惰放弛不務讀書自謂志慕道
學不屑科業而悠悠度日學問科業兩無所成者多矣最可爲戒
十二曰守義謂學者莫急於辨義利之分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者也
稍有所爲皆是爲利跖之徒也可不戒哉爲善而求名者亦利心也
君子視之甚於穿窬况爲不善而征利者乎學者不可以一毫利心
存諸胸中古人爲親服勞雖行傭負米亦所不辭而其心介潔不爲
利汚今之爲士者終日讀聖賢書而尙不免有利心豈非可哀也哉

雖或家貧營養不免有所經畫但不可萌求利之念耳至於辭受取與審察當否見得思義不可一毫苟且放過

十三曰尚忠謂忠厚與氣節相爲表裏無自守之節而以模棱爲忠厚不可也無根本之德而以矯激爲氣節不可也世俗淆薄實德日喪非詭隨阿人則必矯亢尚氣中行之士誠難得見矣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必溫恭和粹植本深厚然後乃能根立正義臨大節而不可奪矣卑諂鄙夫固不足道名爲學問之士而挾才挾賢輕人侮物者其害不可勝言得少爲足悻悻自好者豈能眞有氣節哉近日士子之病如此良由禮學不明虛驕成習故也必須講明禮學以盡尊上敬長之道苟如是則忠厚氣節兩得

之矣

十四曰篤敬謂學者進德修業惟在篤敬不篤於敬則只是空言須是表裏如一無少間斷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用功雖久莫求見效惟日孜孜死而後已是乃實學若不務此而只以辨博說話爲文身之具者是儒之賊也豈不可懼哉

十五曰居學謂學者居學宮時凡擧止一依學令或讀書或製述食後暫爾游泳舒暢精神還習所業夕食後亦然群居必講論相長攝以威儀整齊嚴肅若先生是師長在學宮則行揖之後講問請益虛心受教佩服周旋如無益之書不可請問枉用心力

十六曰讀法謂每月朔望諸生齊會于學堂謁廟行揖禮畢後坐定

師長若在則坐于北壁諸生列坐于三面掌議掌議有故則有司或善讀書者代之抗聲讀白鹿洞教條及學校模範一遍因相與講論相勉以實功有師長則因以質疑如有議事則仍講定諸生有議事則師長先出諸生有故不能叅則必具狀告于會處衆所共知有病及的知下鄉及忌日外托故不叅者至再度則黜座一朔如是而猶不來則告于師長論罰黜座卽俗所謂損徒還許座時必滿座面責

學校事目 凡有學行者每年漢城府五部監司守令抄名啓下吏曹館堂上亦會館學諸生使之公薦報吏曹吏曹更加詳察例授所居近邑訓導觀其成效卓異者陞實職其次通仕路又其次遷他邑○前銜朝官勿論罷職及出身擇其可作師表者授以教授訓導有成效者待仕滿復職○京外所抄師表可當之人若生員進士及名

字表著者則不拘才格有無卽授校官不然則必須考其才格使無僥倖之弊○京外以學行可用被薦將入仕者及生進可堪入仕者先試之校官觀其能否雖不待仕滿間間登仕○學校之師旣擇其人則亦須待之以禮使自重之士得安其職監司守令常加優禮如未赴任者敦勸令就只考所敎儒生之學問能否持身敬肆以爲褒貶而訓導則勿試講○除生進外京中志學之士皆入于下齋及四學外方則勿論士族寒門凡學儒者皆入鄕校初入時諸生十人薦其志學然後試講許入以學校模範使之飭行若厭憚拘束不籍名于學校者不得赴科擧○四學則以一百人爲定額試講取足其數分作五番每番二十人居學以十日爲限外方列邑亦試講取足額

數牧以上則九十府以上則七十郡則五十縣則三十若能文者不足則雖不滿額數只以能文者隨其多少稱額內饋公糧亦分五番額內之儒有闕則試講取額外之人塡闕臨番而不就學者一度則面責二度則撻徒三度則黜齋四度則削學籍若有疾病事故不得就學者呈單于師長免罰○校生亦須待之以禮邑宰不得以官事有所差任只令專心學問○每間一年委送使臣于八道試諸生學業且考持身之狀第其校官之能否以啓監司則每巡考試以明其黜陟守令不能遵行事目者亦隨輕重論罰○每大小科擧時太學則館堂上及堂長掌議有司會于明倫堂盡取上下齋名錄及善惡籍參以平日所聞見必擇行無玷汚者始許赴擧四學則學官與堂

長有司商議抄擇外方則邑宰與校官及鄕校堂長掌議有司商議
抄擇鄕居生進行有玼疵不合赴擧者則邑宰報監司移文于成均
舘若有志學之士名偏軍伍願赴科擧者京則舘官外則守令審察
眞僞亦許赴擧
學校模範與事目開列如右而祖宗朝以來泮儒勸課之規有
可以補學令者玆又附錄于左
太宗朝儒學提調權近上䟽進勸學事目
事目 小學之書切於人倫自今令京外生徒先讀此書方許他經
其赴生員之試入太學者令成均正錄所先考此書通否乃許赴試
永爲恒式

成宗朝所纂經國大典曰成均館置生員進士二百人不足則取四學生徒年十三以上通小學四書一經者有蔭嫡子通小學者曾中文科生員進士鄕漢城試者補之朝士願赴學者亦聽○成均館儒生每歲春秋（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故則次日）議政府六曹諸館堂上官命題製述科次置優等者三人直赴文科覆試（互見選舉考）○成均館每日抽籤講諸生所讀書每旬命題製述科次禮曹堂上每月一次考講並置簿（每月初八日二十三日給暇）○累年居館學問精熟操行卓異而年滿五十者通考本館日講旬課及禮曹月講分數優等者累年赴舉文科館漢城試七度入格而年滿五十者啓聞敘用

補成宗元年禮曹進學節目　一經明行修可爲師表者本曹及諸

館堂上同爲揀擇成均館四學官有缺隨品塡差其在他館未仕滿者亦推移差授且除他務專委教誨○一令四學儒生分番夜讀○一近年以來生員進士專不赴學詐稱父母老病受陳省赴試甚不可今後受陳省者勿許赴館試○一文臣爲外邑教授屢年不調有違崇儒之意仕滿者隨卽遷轉

補金宇顒所纂學制條件 一曰學令宜取古聖賢教學遺意以爲規約令諸生服習○二曰讀法每月朔望長貳率諸生謁聖廟後陞明倫堂讀規約諸生有不遵約者罰之○三曰置經行齋勿拘上舍下齋有經學行義者先令儕輩推薦之長貳親加審察升之此齋日與講學切劘以爲諸生之倡○四曰擇師儒弘文館副提學以下十

八員皆塡差勿遷而使皆兼學職入則侍講帷幄出則訓誨諸生允爲便當而於新及第分舘之時爲先揀擇其有學行者爲成均權知次取聰敏文藝之才爲承文權知以示敦尙德行崇重學校之意蓋承文院事大文書事體雖大自有許多提調摠攝其權知肄習之事只取聰敏之才亦足以辨而若學職則當以德選不可徒取才藝其州縣教官則頃年李珥所定之規申明擧行令成均舘漢城府五部及監司守令悉心聞見抄名啓下吏曹加詳察塡差其有所擧非人播於物議及任職不稱一無善狀者令兩司糾劾擧主皆令黜免○五曰選生徒除生員進士外京中志學之士皆入下齋及四學外方則凡學儒者皆入鄕校初入學時諸生十人薦其志學然後試講許入其有厭憚拘束不籍名于學校者不得赴科擧○六曰貢士四學

官及州縣守宰教官等每歲採衆議推擧諸生之有經學行義者升之太學太學聚而教之其有學荒行虧者罷歸而學官守宰教官等論罰大學長貳採衆議取經行齋生行義成就表表可稱者歲抄啓聞下吏曹叙用其所擧非人者長貳論罰○七日取士每歲自上視學命文衡重臣及近臣名儒與經行齋儒生橫經問難（上下齋生則先期令大司成試選入講）取其通經學有器識者賜出身徒事記誦者不得與焉或發策試亦取其論議條暢有理致者其有浮靡乖僻違戾經義者黜之每科擧時大學長貳先期會于明倫堂盡取上下齋名錄擇其行無玷汚有志學問者始許赴擧四學官及外方邑宰教官亦先期抄擇如右例鄕居生員進士行有瑕疵不合赴擧者則邑宰採一鄕公論

報監司移文于成均館

仁祖朝兼大司成鄭曄上疏論儒生圓點之規

曄疏曰宜自今別立規制一月二三點一年二三十點定爲圓點之數凡科皆以圓點許赴則庶望遠近來會才學俱集而朝家取人亦必精矣計點許赴非愚臣所欲創始此實　先朝已行之規也

七年兼大司成趙翼進學校節目

節目　京中四學及外方士子皆成册書姓名年歲有新入者添錄而新入時講小學粗以上許入不入錄者勿赴監試　京外士子年三十五歲以下皆令讀小學京中則各學官每月初旬會學儒生通讀小學在京累月不叅者削籍各官則擇境內讀書有文理者令教

一邑之士守令或時考講行其賞罰　京中每季朔各學官館官一員會同考講錄其所講藏之本學及本館外方則春秋考講定都會官差定三試官亦錄其所講藏于都會官及本道每式年通三年所講計其畫數每學每道定其額數給監試初試連三年不通者皆黜之○館官日與在館儒生通講近思錄四書五經等書循環熟復常加勸勵使在館者無不受讀亦於每季朔考所講高下錄而藏之歲末通計其畫亦定數書啓給及第初試從自願許赴覆試其給初試者雖不登第移于吏曹以擬初仕之望

顯宗四年大司成閔鼎重上疏論學令之規

閔鼎重疏略曰臣謹按學令曰每日學官齊坐引諸生行庭揖禮後

上下齋(上齋生進 下齋幼學)各抽一人講所讀書通者歲抄通考畫數合計於式年講畫臣今不知此規廢於何年而竊計日講者只二一人而已則雖逐日輪講如令似未着實臣之愚意欲望朝廷令學官每月四次通講上下齋諸生(在家諸生願講者亦許)而所講則以三經四書輪回熟誦每次換易其所誦之卷若其通略之分則一從學令以貫通文義爲主齋生多則或連日會講通一年所講爲四十八次比及式年則三經四書幾乎三四次輪誦矣每歲抄通考畫數自二十畫以上別書姓名入啓施賞若夫製述之規如上旬輪次則自是應行之事而每以政府六曹舘閣諸堂上有故逐年寢廢今後雖有故必令本舘啓稟設行於無故之日中旬終旬兩輪次今雖不得更設令本舘每月二

次設場所出之題則從學令之規

英祖十八年釐定舘學儒生制講節目

節目 居齋儒生額數寄齋外以一百人爲准而使之輪回居齋常滿百數以准五十點○既定額數一百人外雖一人毋得踰額如或窠闕有限而應入者多則以榜爲次同榜則以年齒爲次而入之○掌議二人色掌四人亦依定式百額外使之別爲居齋點數則一體以五十點爲限未準點前勿許遞改○親臨酌獻禮及春秋釋菜入淸齋時則生進勿拘額數

續大典 已入於舘學節目者玆不疊錄 成均舘及四學寄齋以京外儒生中試講被抄者及通讀講準分而未及入格者循次塡補○八道儒生中能通

經義者一人令觀察使移文師儒長隨窠塡補○西北儒生各給一額○濟州儒生雖非式年依四學儒生陞補例許令考講以入

三十六年命大司成率儒生一月三講于明倫堂講規以經書輪誦而間又以箴銘頌兼講焉

補正祖朝生進圓點節目○一掌議二人色掌四人百額外使之別爲居齋點數與他生進一體施行○一每日叅朝夕食堂則爲一點朝夕中一或不叅則爲平點無得通計○一圓點以三十點爲準而限翌年施行過翌年則勿施更爲做點○一每年準三十點通計滿三百點更勿計點○一已準三十點後仍欲居齋者雖一年準三百點亦聽○一節製非有特教通方外試取之命則只圓點生進赴試

而取兩年圓點許赴已準三百點人勿拘年條○一增廣館試只圓點生進許赴而依節製例計點○一準點期限以戊戌正月爲始○一圓點日子八月初一日始計準三十點人次次開錄而逐年各置一册已準三百點人又別爲一册置簿以爲憑考之地○一戊戌正月以後只令準點人許赴戊戌正月以前只令始點許赴如或有冒赴入格者則啓稟後拔去施以科塲攔入之律雖非入格隨其現發一體勘律○一在喪終服前三朔內未準點者勿拘點數呈單許赴○一月課講製時不叅人削點之規一依成典擧行○一增廣別試庭試時科日前二日生進勿拘額數○一凡節製時下教曰生進勿拘額數自此以後食堂準點之法一依節目施行

續正祖元年申明太學月講之式

續純祖二十六年飭太學月講舊例

續今上三十年申明太學月課之式年終親臨試取賜第施賞有差詳見選舉考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二百八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學校考 七

雜考

麗俗崇佛法而學校頹廢安文成公裕慨然發歎賦詩曰香燈處處皆祈佛簫管家家競事神獨有數間夫子廟滿庭春草寂無人遂以興學爲己任 以下故事

安文成公裕納奴婢百口于成均館其後成均館奴婢多至數千餘口皆其子孫也每九月十二日文成公忌日各出錢布盛備祭需以祀本館出綿布五疋養賢庫又出米以助之

太宗潛邸時游學泮宮自此筮仕辛碩祖記云 廟號在今壁上題名記

續初太宗潛邸時游泮宮館中舊有靑畫鍾卽諸生所用之器也 太宗甚愛之及卽位命本館匣而藏之屢賜酒食以宴之由此爲館中所寶而年久殘缺 世宗朝兼大司成鄭麟趾奏其事 上卽賜內府白樽二雙白鍾畫鍾各一雙又賜酒于太學及四學學官率諸生謝恩右議政河演與卿士會明倫堂課諸生仍設賜器宴皆賦詩以頌之

補太宗爲前朝國子博士行爵於館中有靑花盞卽位後寶藏之至成廟朝破缺 成廟命改造壬辰亂見失 孝宗乙未大司成金益熙奏請改造以續盛事 上命造二銀盃遣中使賜之仍下 手札曰庸

續舊典特賜銀盃非以侈矣欲其久也非以酒矣欲其和也惟爾師生用彰厥義式敬勿替

成均館儒生每歲書紙爲闕字尊孔子爲王而奉之以四學爲四聖之封國如諸侯之仰天子以館中上下舍之人注百官之職又有頒赦遣使之禮四學儒來助祭者則以詼諧爲題使之製述第其高下名曰天場及第唱榜以爲戲焉　太宗朝有內官見之奏曰成均儒生僭矣上曰此館中古例也其來已久昔予居齋時亦不能免矣

景泰元年倪太史謙奉使東來謁聖廟賦詩揭板于明倫堂其詩曰曉向成均謁廟堂杏壇弘敞碧山陽八條敎典懷箕子萬世儒宗仰素王濟濟衣冠忻在坐靑靑衿佩喜成行文風豈特覃東海聖化于今遍八

荒其後明使陳鑑高閏金湜祈順董越龔用卿韓世能朱之蕃梁有年相繼賦之遺墨至今在堂壁之上

補世祖四年六月錫宴于成均館仍賜樂憲府言文廟不當賜樂　上曰樂爲國家不廢之物則豈有正於朝廷而邪於成均之理耶

補上嘗御思政殿召成均生員孫比長等各講所讀書仍　教曰今召汝等非徒欲講經書使習朝儀耳仍賜御膳麥飯

成宗朝太學生李穆遇事敢言名動一世兩司皆送吏爭相傳報

三月上巳　上從後苑命掖隷往視泮宮時値令節諸生各還其家獨有一儒生讀書不撤命開後苑門召之仍賜御厨之膳上尊之酒歸與諸生共之翌日特命殿講賜其人第

補 三十二年成均館典庫吏耗米略干有司欲令追償 上曰國雖小豈乏養賢之資其勿償仍賜布五百疋米三百餘石于太學又賜學田同知館事李克增啓曰今承聖恩多受米布乞備酒食廣聚朝中文士及諸儒生以爲斯文盛事 上許之設宴之日文士大會明倫堂 上遣承旨賫賜内醞及御厨珍味

昌慶宮集春門在太學西畔世傳 祖宗朝往往便輿出幸太學講論經傳

成均館春秋釋奠大祭後文武大小官聚會行飲福禮其禮甚盛自一品至堂上三品坐于明倫堂上交椅自堂下三品至九品坐于階上長床略設饌卓皆俯伏飲復進大盤饌品極豐盡歡而罷盖治世盛事也

壬辰亂後廢而不行

三館有新及第分屬者謂之新來館先生多徵布物以爲飮宴之需㚆

時成均館行之名曰碧松飮

補 初成均館新登第入館名曰新來多有侵虐之習　宣祖己巳儒

臣李珥奏請禁之由是其弊少衰

補 中宗十四年金湜爲大司成時學徒爭集齋舍常滿每日大成殿焚

香謁聖時以爲斯文盛事趙光祖聞之曰孔聖只一天理學者敬守此

心對越上帝則可不背吾夫子矣不必紛紜日日展拜然後爲得

祖宗朝嘗設更鼓于太學以警學生云成均館箋曰學而時習之旣盡

立教之準則敎亦多術矣盍設警學之漏籌鍾聲未分朱子存養心惺

惺之法鷄鳴而起孟氏有爲善孜孜之言洪仁祐之文也

補 太學齋任例以上舍生爲之而 宣祖朝李福長未登上舍而諸生屢推爲掌議以矜式士林

仁祖反正初太學生鄭道昌等迎 慈聖于路左 慈聖駐輦問姓名以新化之初先正士習爲諭因賜錦囊

成均館盖自 列聖朝優待故巡卒及禁吏皆不敢入焉 仁祖朝有一軍校巡夜入泮 上聞之命治其校

補 英祖四十三年 上親行釋奠所御冕服大帶卽 內殿親蠶織造者也 上以是語大臣大臣對曰誠三代後盛事也

登科者唱榜有謁見文廟之禮謁廟之日巡過齋生食堂之班名曰巡

堂未知創自何時而至今行焉

每歲濟州貢柑至則頒賜于太學試士賜第自 祖宗朝至今行之歲以爲常

補高麗睿宗四年置國學七齋易曰麗澤書曰待聘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正武學曰講藝取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分處之 仁宗十一年罷武學齋以下學舍

補崔冲收召後進教誨不倦諸生塡溢門巷遂分九齋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凡諸生應擧者隸名九齋東方學校之興盖由冲始

補恭愍王元年命葺治十二徒東西學堂

明倫堂在文廟北成俔記曰我　太祖卽位之六年設國學於東北隅規模制度無一不完南爲廟廟左右有廡廟祀先聖而廡祀先師焉東爲正錄所其南爲廚又其南爲食堂廟北兩傍引長廊廊之北高其基左右夾室而中爲堂以爲師生講勸之所學官大司成以下大昕皷徵諸生列于庭下一揖之後升堂執經以講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道是爲明倫也

典祀廳在文廟西李淑瑊記曰壬辰秋大司成李克基始建議營構焉度西廡之西偏曠地東作三間以安籩簴南作四間以供燔炮垣其東西兩隅以固藩屛門其西壁以便出入焉

尊經閣在明倫堂北徐居正記曰　成宗朝左議政韓明澮獻議請建

焉閣既成幷藏內賜五經四書及諸子百家數萬卷名曰尊經尊經者
尊敬奉持之謂也

享官廳在尊經閣東北洪貴達記曰聖廟享祀之時獻官諸執事淸齋之無其所也前大司成成俔請于　上而經營之其制則南向四間東西有房者獻官廳也東西廊各六間便於寢食者監察執事廳也東廊之東又有五間低而小者其庖厨也乃圖其間架制度而上之

正錄廳在享官廳之南李睟光說曰國初爲太學而創立使叅下入直官記時政之大者正錄於廳上名曰玄冊藏之櫃中封閉出納矣亂後遂廢今只爲本館叅下免身時開坐之地及廟司差祭之所而正錄之義則蔑如焉

不丕闡堂在明倫堂之西而一兩齋闢入齋在丕闡堂西南文正公宋時烈記曰 上之二年辛丑命地部禁國內僧尼大臣以猝遽無漸爲言上曰然然則先罷京裏兩尼院以建北學癸卯九月大司成臣閔鼎重啓曰北學旣未易設而兩院材瓦將擯於無用請就太學以修齋舍之未備者 上可之明年甲辰九月先建別堂於西泮水之上次建二齋於西南名其堂曰丕闡盖取朱子所謂賛聖上丕闡大猷抑邪與正之意也其齋之處北者則朱子盖嘗廢佛寺立儒宮而曰一舉而兩得之故名曰一兩其處南者則程子盖嘗論二氏之害而曰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故名曰闢入斯兩言者似若程朱爲今日準備而待之也

啓聖祠在丕闡堂北 詳見文廟

崇節祠在泮水之東 詳見培養

六一閣在享官廳西 詳見大射

補 食堂在正錄廳南 太祖七年成每日朝夕時擊鼓告食東西齋諸生具巾服分東西列坐堂上各以年長爲班首掌務官監檢大司成若入泮中値食堂則或回堂監檢或坐堂同食生進及文科唱榜謁聖後巡過食堂名曰巡堂未知創自何時而至今行焉

補 世祖朝有學庸論孟詩書易禮春秋九齋學規而無設置

補 仁祖十七年兼大司成李敬輿言古有求仁志道養蒙之齋以分科教士今略倣此意三科各以二十人爲額四學置五人幷八十人令分處三齋豊其廩食則養士之道得矣仍條陳節目令廟堂覆奏

行之

文廟之額曰大成殿韓濩筆也大司成閔鼎重嘗摸印而跋其後曰進

善趙涑精於筆法嘗曰聖廟殿額華使見之謂古無其比余以爲若方

古人羲之能爲獻之不能爲又曰韓濩寫此時一字易數十紙至今餘

本有見藏者云 以下扁額

明倫堂額二其一朱子筆也摸得於中國而翻刻云其一明使朱之蕃

萬曆丙午奉使東來而書揭焉之蕃以筆名於天下云

啓聖祠額四賢祠額 英祖朝御筆也

丕闡堂額文正公宋時烈所書也

補肅宗四十年大司成崔昌大疏曰聖廟大小門闥幷無名號皆以俗

語稱之名義既欠雅稱又難識別宜幷用嘉名排定仍令該司刻板塡釆分揭諸門事下禮曹禮曹覆啓崇飾廟門雖是美意而三百年所未嘗行者到今不必刱設且無所益於右文實效姑徐何如從之

補 成宗八年輪對官白勛請令舘學儒生以靑衿團領行于街路領經筵金國光曰 先朝嘗欲行此而未果今使儒生異服則居舘者必少矣 上曰儒生而耻儒服是耻學聖人之道也知經筵李克培曰若使戴笠而服靑衿必易從也 上可之 以下襴衫

補 宣祖朝趙憲以質正官朝京見襴衫之制歸上封事請行之 詳見禮考

補 顯宗九年弘文舘啓齋儒冠服大明會典服則用玉色襴衫寬袖皀緣帶則用皀絛巾則軟巾垂帶古書多稱方領直領而大明始爲團領

皂縧即大典所載縧兒而先正臣趙憲東還封事曰擧人之在監者俱
服儒巾云似是軟巾而未詳其制別爲巾服圖以進
十年太學生上疏請遵用明朝襴衫之制 上許之
先是 宣廟朝文烈公趙憲以質正官使明見襴衫之制歸上封事
請行之事竟寢至是太學諸生陳疏請遵用其制先正臣權尙夏以
掌議實主其論時 王世子將入學閔鼎重奏曰改易儒生之服色
一從中國襴衫之制此其時也 上問于判府事宋時烈時烈對曰
旣有可考之文改從華制宜矣於是 上命弘文館考其制仍命行
之已而閔鼎重使于燕詳問其制於中國之人又買得儒巾而來適
其國有故不果行

英祖九年大司成趙明翼上疏請行太學生欄衫之制

趙明翼疏曰儒生服色尙未釐正居齋之儒紅衣爲準應榜之生巾後垂纓皆不免習俗之陋　顯廟末年先正臣權尙夏爲太學齋任時請依華制以粉布靑衿及幞頭爲居齋服色生進新榜亦遵此例而裁付一朶蓮花於幞頭之後俱中者則付二朶而別之三日後撤去其花之意陳疏蒙允仍卽貿取華樣一件於燕京未及頒行遽遭天崩之痛遂使遵華之美意未免中止今果行之事若有待於我聖明繼述之德

補十七年四月命館學儒生仍舊服紅團領初儒生之居齋及赴殿試者皆服紅團領儒生不便之引靑靑子衿之文請服靑衣大司成白之

上問議大臣儒臣領相金在魯以爲大典諸學生徒團領下註云靑衿詩經註及字書曰領者衿也以此觀之似或紅衣靑領也且故判書李睟光所著芝峰類記我國儒生私出入亦着紅直領明廟末年連値國恤習着白衣仍以成俗云然則紅衣必是祖宗朝舊制也雖以朝士服言之重處衣黑輕處衣紅凡儒生之入聖廟時着靑衣入食堂及齋會時着紅衣意蓋有在也上命如其言

二十二年八月始以襴衫定爲太學生之服

儒臣尹鳳九嘗獻議曰臣嘗聞諸先師先正臣權尙夏云朱夫子嘗以襴衫與先聖之深衣並列於三加之服固可爲儒士之盛服況我明高皇帝掃除胡陋之初以襴衫定爲太學生之服在我宗周之道

尤豈非致意者耶此當日大學之疏請而 顯廟之許服者也今若行之尊周之義實在於此善繼之道亦在於此矣至是 上聞安東鄉校有舊藏襴衫軟巾絲帶命取來親覽仍倣其制裁成一件賜成均館藏之六一閣又命模畫頒示于八道及丁卯三月司馬唱名之日諸進士始服其服而應榜 上親臨視之仍命永爲定式

補先是 上欲復中朝進士科幞頭襴衫戴蓮花聞喜宴等制然襴衫未知其式筵臣有言故吏曹叅判金玏當神宗皇帝時奉使明朝皇帝宣賜幞頭襴衫及大學衍義一部玏歸以巾衫藏之安東學舍衍義亦有御寶眞蹟今兵曹正郞權萬云命政院移關嶺營書與衣冠使與玏之後領來至是萬與玏之孫弘運領至時 上弗豫强起

盥櫛衣服冠而坐召見二人曰待鄒魯之士不宜效漢高箕踞況明朝舊物尤宜尊敬乎遂命賜三經近思錄大學衍義飭所司幞頭襴衫得其式還歸弘運於是生進衣冠悉復明制戴蓮花聞喜宴議不一乃止

臣謹按安東鄕校襴衫是高麗恭愍王所藏云盖明洪武之制也又明使倪謙朝鮮記事曰景泰元年謙奉使如朝鮮謁成均館宣聖廟館生謁見而皆着儒巾藍衫與華同但巾用軟羅爲之云然則我國亦嘗行襴衫之制而中廢耶

顯宗四年因大司成閔鼎重之言始行太學生序齒之制 以下序齒

先是 中宗朝癸卯嶺南儒生裵紳李濟臣遊太學倡議曰首善之

地何可使長幼無序宜以齒序坐逐行於東西下齋又欲推而行諸
上舍人多不悅於是諸生質于師長大司成李浚慶司成宋世珩皆
以爲是獨知成均事成世昌非之曰孔門亦有齒坐否進士洪仁祐
曰二三子言志曾點最後對朱子曰以齒則點當次對此非孔門之
尙齒乎世昌猶不以爲然其法乃不行 宣祖朝甲戌太學生復爲
行之李海壽謂先正臣李珥曰榜次之坐尊敬壯元是亦禮俗也齒
坐非太學之所宜也珥曰壯元之尊施於榜會可也太學明倫之地
王世子入學尙以齒坐況壯元豈若世子之尊乎海壽默然然是法
未幾亦廢及 孝宗朝戊戌諸生各以朋黨名色分坐於食堂於是
完南府院君李厚源請從李珥之議爲序齒之制 上將行之而諸

大臣難之事竟寢至是鼎重始建議行之焉

肅宗二十三年夏四月命太學生復行序齒禮仍爲定制

先是戊午李元禎爲大司成以爲太學生齒坐之法卽李珥之議非

古禮也遂罷序齒更爲榜次坐壬戌十月大司成趙持謙奏　上復

行序齒及庚午四月李鳳徵又改爲榜次坐至是大司成李寅煥請

復行序齒　上詢于筵臣叅贊官金世翊曰頃年故相臣閔鼎重遵

用先正臣李珥之論且議於先正臣宋時烈宋浚吉始行齒坐之規

是有所據矣徐文裕曰榜次之坐雖是舊規旣因先正之論爲序齒

之禮者實合古道且鄕飮鄕射等禮行之雖濶而此皆當有序齒之

節則以齒爲坐宜矣申琓朴權皆以爲序齒不可不行　上曰太學

明倫之地齒坐是矣自今以後以齒爲坐遂以爲定制

補英祖十七年大司成尹汲疏曰食堂到記自有流來舊規諸生以年齒序坐而列書於井間册子自署其旁而中庶之人雖其年多只許末坐向日親講時進士李熏普以庶名不叅食堂而與齋生李益普圖出到記顚倒座次刀擦冒錄宜有嚴處以杜後弊　上命有司嚴查依法勘斷

補舊例一年兩都目前一日齋任齊會圈點點多者三人書單子呈于吏曹以下齋薦

補成宗二年　傳曰布列朝著者皆綺紈子弟令成均舘薦通經識務者遂薦安良生

十一年 上諭成均館求經明行修之士館中薦鄭汝昌爲第一汝昌不就

補中宗五年分遣史官五員于成均館及四學視儒生居齋之多寡時就學者八百餘人遂命太學薦其通經史識治體者

補六年三月 上酌獻先聖仍行視學 教曰予聞儒生多聚於此其可用者抄選以奏於是以趙光祖金錫弘黃澤三人應薦

十年成均館薦趙光祖吏曹判書安瑭奏曰光祖明經術有行義爲成均館首薦所當擢用若拘資格例調叅奉則不足以勸勵士林矣 上允之卽授司紙

補十四年令六曹中樞府漢城府弘文館四館及八道薦聞才行兼備

可用之人勿拘朝士儒生凡得一百二十餘人

三十九年成均館薦徐敬德

臣謹按齋薦之法載於學令而 成宗二年命本館別薦賢士自是薦法益重文獻公鄭汝昌文正公趙光祖文康公徐敬德館薦中最著而至 宣祖朝戊辰趙穆亦以館薦拜官云

補 凡空館則本館堂上會于明倫堂東挾室郎廳會于直房分入東西齋仍爲守齋堂上以空館辭意草記掌務官進呈政院批下後堂郎出去招諸生宣諭諸生幷四拜跪坐退書空館之由使守僕進呈堂上知館事同知館事則直啓大司成論報禮曹令禮官勸入則本館堂郎一時出去與禮官拜禮招諸生宣諭如初承命入齋則禮官與本館堂上

書呈罷出草記不爲奉承則禮官因爲啓辭 以下捲堂

補 明宗六年館學儒生請誅普雨屢疏未得請空館出去 上曰遣承旨史官招諭諸生令就食堂儒生無就者朝廷招朝官之爲父兄者使各勸諭子弟就館如此幾月餘

補 光海三年鄭仁弘箚詆文元公李彦迪文純公李滉不合從祀太學諸生削仁弘名于靑衿錄主大怒命倡議儒生削籍禁錮太學生聞命捲堂而去吏曹判書李廷龜詣闕陳啓還寢

補 仁祖九年館學儒生以副提學崔鳴吉箚批鞭箠僮僕抑勒驅集等敎欲爲申辨上疏而諸生以 聖敎有怪物等語相率出去 傳曰諸生之至於空館予尤愧焉善爲開諭俾無過激之擧

孝宗元年夏五月太學生李弘相罰嶺儒柳櫻　上命解其罰齋任金壽恒不奉命　上下嚴教諸生遂空館而去七月太學生朴世采等上䟽言柳櫻不可不罰　上不賜批諸生又空館而去　上聞之乃命館官禮官承旨等開諭曰聖廟空虛過今日而無守直之人則予何敢安處乎言念及此毛骨竦然又曰諸生誠是也予甚驚愧遂寢柳櫻解罰之命使右議政趙翼敦諭諸生乃至

文純公李滉曰空館之規未知始自何時以見於史者觀之恐始於宋時捲堂也

補顯宗八年二月館學儒生因事拜辭神門空館而出館官轉報禮曹溯考前例空館之日先遣禮堂次遣承旨招儒生諭入而時禮曹堂上

皆有故　上命知館事金壽恒大司成趙復陽同直宿聖廟招諭一節知館事舉行

補景宗庚子九月儒生捲堂空齋焚香執事以本館郎廳分差行禮

補孝宗九年太學生以黨論色目分坐　上聞之命罷大司成曹漢英職罰首唱儒生詳見太學以下儒罰

補肅宗甲寅假注書柳壽芳以儒罰在身不爲進叅習儀政院啓曰曾在丙寅年間南學儒生等削籍刑曹佐郎孟世衡　仁祖特命定役其儒生因大臣劄而止且於己亥年間館學儒生等削籍承文正字金夏樑臺諫以爲儒生之削籍朝官實是莫重之舉措仍循此習則朝士之通塞係於儒生之手不可不痛革此習以杜後弊論啓蒙允今此儒生

輩違令施罰請令本舘速爲除罰此後申明禁斷

補元年命成均舘解柳世哲金綱等罰掌議朴泰素黃叙未承命 上命停擧兩掌議使之當日內解罰政院覆逆 上又下嚴教新差齋任洪受泰李萬謙盡解柳世哲金綱南重維等付黃

補大司成南九萬䟽曰 孝廟庚寅嶺儒柳櫰侮辱先正臣李珥成渾故太學生等施以付黃之罰 孝廟分付使之解罰而齋任等不卽奉命 孝廟震怒有諸生豈不居四境內之教諸生惶恐至於空舘則命舘官禮官承旨開諭至有齋任等之言誠有識之教且有過今日無守直聖廟之人則予何敢安處言念及此毛骨竦然之教又因舘堂䟽有驚愧之批遂置柳櫰等解罰之命而終遣大臣傳諭還

入至今傳以爲聖德事　孝廟以雷霆之威豈不能摧壓一二儒生而以事關先賢不可任其詆誣而士氣尤不可使銷鑠故無寧屈人主之威而伸匹夫之氣有若愛護稚穀不敢毀傷而俟其有秋也今殿下乃於太學齋任等加之以特罰施之以嚴命束縛鞭策不翅如牛馬故爲士者亦不敢以　孝廟時諸生自待今此解罰之齋任卽前日施罰之人其心之不欲解可知而特慴於威命不得不觧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快則快矣冠儒冠已如此他日立於　殿下之朝其不能面折廷諍必也大非國家之福也古人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言周人貴士故士亦自貴秦人賤士故士亦自賤周秦之治亂興衰判於此可不懼哉

補 六年以甲寅以後被停舉者七百餘人不可無慰悅之舉特命放釋疏頭別遣承旨李翊提學李敏叙金萬重等往太學試取

七年大司成金萬重上疏論學校之罰

金萬重疏曰學校之有罰盖出於宋儒鄉約過失相規之意其於化民成俗不無所補然其議秪可行於學校不可達於邦國請自今以後儒罰如損徒等罰未解之前不得赴學宮課製而至於國試則皆許赴焉得如朝士削職人赴舉之例其有惡行不合赴舉者自有四館之停舉如是則上之命令下之論議可以并行矣

補 四十年以李廷熽李匡輔冒儒罰赴增廣殿試幷拔去追付後榜

補 英祖元年大成殿修改時移安於明倫堂卓後屛風爲風所倒大聖

位版墜地櫝傍版傷處長可布帛尺五六寸不得已還安正殿行還安
祭 傳曰不謹權安致此有頭事極驚心版櫝修改前例考據草記仍
命廟司齋生知名現告後掌議及班首爲先停舉
補 四學舊無到記之規每於殿講命下多有換名舉案之弊 英祖乙
卯命依太學到記例并間署名俾不得臨時換入矣至辛酉中學齋生
五人執闕於承傳擿奸全數出齋仍取考到記則二十七日被黜之儒
生豫爲署名於三十日并間一人自本月初一日至三十日空間不署
豫署與不署均爲朝禁而盖欲臨科變幻彌縫故也因本館草記并自
本館限今秋會試停舉仍以此後如此者限一講停舉事定式
補 四十八年四月 傳曰噫師道者我心常竊歎而於此亦無飭道乎

令三年若有親而不歸覲以儒道宜飭限三年其令草記

補 續大典 儒生輩朝官付黃削籍之弊一切禁斷如有犯者自成均館啓達令該曹定配黃墨幷勿施當之者無得引嫌

續 正祖六年大司成徐有防啓本館齋任之不得自削自罰事伏承考奏之命矣謹稽館例則自削名色一自 先朝定式嚴禁之後刱出自罰名色誘與自削有異數十年來互相效尤仍成謬規迄未痛革云名色雖殊而自罰自削元無異同此後則一依 先朝定式無論自罰自削不得任自違越事申飭館學何如 上曰此不過修改故制之事依此所奏出擧條申飭

續 純祖二十二年先是有一二儒生侵詆朝臣 上下嚴教仍命刻板

揭于太學之壁春正月大司成洪起燮䟽言禁絶士論恐非聖世之事
又非太學之所宜有也請還收從之
成均館舊例每年節日試製儒生政府館閣堂上齊會皆踞椅子諸生
入庭行拜故相臣盧守愼爲知館事以爲拜下乃臣見君之禮也今宜
令儒生行揖諸宰下椅子受之以示優禮待士之意左右皆曰可至今
遂成定規以下庭揖
宣祖朝監司禹伏龍嘗游上舍時三公率六卿入太學試諸生諸
生列拜於庭下伏龍獨揖而不拜禮官召責之伏龍對曰非君臨
之禮諸生不當拜庭下自　世祖爲相時始行此禮其後文正公
趙光祖以爲非禮罷之及南袞爲相怒諸生謗己遂復其拜小儒

未達其宜不敢拜諸公皆稱善定爲揖禮云此與盧守愼所議定

者相類玆附錄焉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二百九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學校考 八

四學

太宗十一年始置學堂從儀禮詳定所提調許稠之言也後又改置四部學

臣謹按四學之設始此而獨北部之學其刱廢年代無以詳焉

按國朝寶鑑 世宗九年以魚腊賜五部學則其時尙有北學而 文宗行狀曰賜奴婢于四部學則五學已變而爲四矣是以大典及輿地勝覽只錄四學而北學不載焉及 顯廟朝兩

尼院之毁撤也賛善宋浚吉白　上曰聞尼院是北學舊基云

宜以其材復建北學　上從之以南九萬爲北學教授董其役

歲歉不克成

經國大典曰置四學儒生一百人設教授訓導以教訓之○命禮曹每

月考講四學諸生所讀書○擇四學儒生各二十人每六月聚南學令

三品以下文臣三員或試講論或試製述取優等者十人直赴生員或

進士覆試

文宗朝加賜奴婢于四部學堂

補世祖九年吏曹啓曰前此四學教官擇經明行修者以西班職帶之

今革西班兼帶之法以成均舘兼任訓誨不專請四學教官各二以西

班帶之以專訓教從之

補 睿宗元年 教曰近來儒生專事浮文不務實學勅勵節目商議以啓禮曹撰進節目頒于四學

成宗八年定四學教官久任之法時教官數遞訓誨不專 上教曰學校須擇師表亦須久於其任然後學者有所成就今四學教官不擇其人遷遞無常其有作成之效難矣自今勿論時散擇經明行修者爲教官又立三十朔之法以久其任使之專業以副予養人才之意

二十三年 上遣史官往視四學生徒無在學者於是 教曰國之學校盖欲預養人材治國安民也予於勸學之方無所不至而汝等不勤於學幼學壯行之義安在各勤於學問以致君澤民爲心仍賜酒

補 明宗二年賜田十五結奴婢五十口于四學又賜奴婢十五口

八年 上憂學校廢弛將極擇師敎之長以李滉擢拜大司成滉作戒諭文以警四學諸生

戒諭文曰學校風化之源首善之地士子禮義之宗元氣之寓也國家設學以養士其意甚隆師生之間尤當以禮義相先師嚴生敬各盡其道而仄聞四學儒生視師長如路人視學宮如傳舍常時具禮服者十無二三白衣黑帶唯唯往來及其師長之入偃臥齋中睨而不出此不過自便自肆積習成弊而所以使諸生如此者實由於師長不職之過也自今諸生凡日用飮食無不周旋於禮義之中惟務更相飭勵灑濯舊習推入事父兄之心爲出事長上之禮內主忠信

外行遜悌以副國家右文興化設校養士之意

二十年以萬頃古群山扶安界火島漁塲賜與四學以爲收稅養士之資

補 宣祖壬辰兵燹後先設中西兩學光海己酉禮曹判書李廷龜啓請漸次復設事下該曹以各道所在宮闕餘材營建

補 仁祖元年大司成鄭曄請擇學術精明之人爲之師儒分遣四學任教導之責從之

七年 上命增置四學儒生從副提學鄭經世之請也先是每學各置十員自經甲子之變減爲五員丁卯亂後又減爲二員至是經世奏請增置三人爲五員 上從之

補同年禮曹啓四學免稅田畓依 祖宗朝規例一切勿侵事公淸監司處移文何如從之

補八年禮曹啓四學之中東學最殘供饋不成貌樣奴婢三口令該曹題給從之

補孝宗五年因筵臣言京儒之名漏靑衿錄鄕儒之名漏鄕校案者勿許赴擧

補大司成金益熙啓四學儒生製述元額十三三學各取三人一學取四人而每歲輪回小學初試元額十八兩學各取二人兩學各取三人而亦輪回矣今儒生應講者小製述者多請於講額中二額移給於製述又添恩賜額使製述合爲十六而每學取四人講則減爲八額而每

學取二人似好　上曰依爲之又啓曰四學無書籍師生講讀共對一册請令所在邑印送四書三經小學等書齋置數三帙從之

補九月命名官之有文學者兼四學教授專管四學以鎭士習之浮薄

補禮曹啓四學書吏二人載於法典而中廢今則居齋儒生有其定數通讀製述頻數不可無使喚似當變通定給戶曹覆啓各一人題給

補八年禮曹啓扶安萬頃古群山漁箭乃是　明宗乙丑四學折受之處而去甲午爲宮房所侵其時判書鄭維城以四學賜與不許宮家橫侵而收稅魚物輸納四學之意移文本道矣四年之間又有此宮家爭端豈或有別樣曲折致此乎令本道查啓處置從之全南監司趙啓遠啓本扶安等處漁箭四學折受將至百年之久訓鍊都監前於折受內

橫奪一處因四學移文別定差員明查訓局無辭而退其後 仁祖朝議政府又橫占一處四學稟其時三公以爲 祖宗朝賜與多士供饋之物不當移屬即爲還屬四學其後又入於貞安翁主房折受中本曹又以仍屬之意入啓蒙允矣今此淑安翁主房折受在壬辰則與四學折受之年前後懸殊自當依法典分先後決折回移依啓

十年 上命兼祭酒宋浚吉勘定四學規制浚吉與禮曹判書洪命夏同知館事趙珩大司成李廷夔議定以進

四學規制 學官及兼教授每四時各一巡聚學生取講誦者十人又取製述者五人通計講誦者四十人製述者二十人歲末館官與學官合坐於太學會四學所選者合講取十六人合製取八人許赴

生進會試且申明小學考講照訖之規始許錄名赴生進初試(詳見選擧考)○大司成及兼祭酒與館學諸生頻數會講取其才行最優者依學令每歲終書啓收用○增選童蒙教官四員并前所設合爲八員禮曹分差各二員於四部勿論士夫與凡民子弟一體訓誨前設分教官四員似涉冗雜今宜革罷但三江童蒙無受學處擇其地可合訓長者差分教官二人以訓之

同年吏曹正郞金壽興上疏請增設司業分管四學

金壽興疏曰 聖明留意學校之政特創祭酒之官委以作成之責國家根本亶在是矣然四學教授之設當初本意實非偶然而設立累年未見實效不過聚會儒生課製計畫而已尙何有於培養之道

哉近聞祭酒輪赴四學嚴立學規講讀誘掖靑衿之徒莫不聳動有足觀者而第一祭酒終難奔走四處臣愚以爲特以當今有學行陞擢之人差出司業四人分管四學雖移他職兼而不改其所敎導一如祭酒之條式祭酒有時往觀而摠察焉則是四學各得一祭酒其爲效必不淺鮮矣

補 顯宗元年北學復設後禮曹啓四學中東南兩學尤甚殘弊使喚奴婢本自不足今若除出若干移送北學則本學事勢實難堪北學奴婢令該院以他司奴婢有裕處定送何如從之

肅宗三十年頒經籍于四學

以全羅道扶安萬頃漁場之稅還屬于四學權減分差教授從四學教

授之請也

補英祖四年禮曹啓學宮本非米布衙門養士支供之需專賴於外方奴婢之貢布矣近年以來連値凶荒逃故存者無幾請令戶曹掌隷院選上奴婢中量宜劃給從之

續正祖六年舘學儒生殿講時命四學掌議押班後　傳曰舘學無異舘儒齋任雖有押班之例學儒齋任元無押班之事此後春秋到記學儒齋任一體押班應試與否亦依未赴到記之舘儒齋任例擧行

續今　上六年增置南北兩齋

先是每學東西齋各置製述者三人今番每學增設南北齋各置製述者三人

續 各學校

今　上二十三年命設育英公院分左右院另揀年少文武(充左院)通敏幼學(充右院)隨才肄習與漢學月考同一規制內務府啓現今各國交際語學最急另設公院擇年少聰敏者請令肄習故有是命

三十二年二月飭政府設學校養人才

詔曰朕惟　祖宗之創業垂統玆歷有五百四年矣實我　列朝教化德澤浹洽人心亦由我臣民克殫厥忠愛是以朕嗣無疆大歷服夙夜祗懼　祖宗之遺訓是承爾臣民其體朕衷哉惟爾臣民祖先卽我　祖宗之保育良臣民爾臣民亦克紹爾祖先忠愛卽朕之保

育良臣民朕與爾臣民守 祖宗丕基迓續億萬年休命嗚呼惟我
不教國家鞏固甚難環顧宇內形勢克富克强獨立雄視之諸國皆
其人民知識開明知識之開明以教育之善美則教育實國家保存
之根本是以朕在君師位自擔教育之責教育又有其道虛名實用
可先分別讀書習字掇拾古人糟粕曚時勢大局者其文章雖凌駕
古今不過一無用書生今朕示教育綱領虛名是祛實用是用曰德
養修五倫行實勿紊亂俗綱扶植風教維持人世之秩序增進社會
之幸福曰體養動作有常主以勤勵勿貪惰逸勿避苦難固爾筋健
爾骨享受康壯無病之樂曰智養格物致知窮理盡性好惡是非長
短不立自他區域詳究博通勿營一己之私跂圖公衆之益曰此三

者教育之綱紀朕命政府廣設學校養成人才以爾臣民學識爲贊成國家中興大功爾臣民以忠君愛國之心性養爾德爾體爾智哉王室安全在爾臣民之教育國家富强在爾臣民之教育爾臣民未抵善美之境朕豈曰朕成朕治政府豈敢曰盡其責爾臣民亦豈敢曰盡心協力于教育之道父以是提誘其子兄以是勸勉其弟朋友以是行輔翼之道奮發不已國家之敵愾惟爾臣民國家之禦侮惟爾臣民修述國家政治制度亦惟爾臣民此皆爾臣民當然之職分以學識之等級奏其功效之高下此等事爲上縱有些少欠端爾臣民亦唯曰爾等教育不明之故其務上下同心爾臣民之心亦朕心勗哉允若玆朕揚 祖宗之德光于四表爾臣民亦惟爾祖先之肖

子孝孫勗哉

四月設漢城師範學校寘本科及速成二科爲養成教官之處

五月設各國(日漢英美俄法德)語學校教授外國語學

七月命京外小學校寘尋常高等二科教授兒童

官立學校者政府所設也公立者各府郡所設也私立者私人所設也

光武三年 詔曰國家之開設學校作成人材將以廣知見而求進益以爲開物成業利用厚生之基本也現今世界各國之烝烝日上富强無敵者豈有他哉不過曰從事格致之學究解物理之蘊識已精而益求其精器已巧而愈出愈新也有國之要務寧有先於此哉我國之人

才未必多讓於外國而特以教之無素故人民之知見未開農桑之工業不興以致民產日蹙國計日絀而新設學校僅爲文具而已全昧教育之方五六年來了無寸進之效至於商工學校尤爲急先之務曾有去年下勅而迄無開設之議如是沁泄何事可做良庸慨然自政府另飭該部無得踵前因循一概認眞辦理期有作成開進之功

二月設醫學校教授內外各種醫術

設中學校寘尋常高等二科教授普通學

五月設商工學校寘豫科本科教授農商工業

四年八月設礦務學校教授礦學實業

鄉學

太祖元年 上命諸道按察之臣以學校興廢爲考課守令之法○是年濟州學校成○上卽位以後聲教遠被自孔州迤北至于甲山皆建學聚士以訓經書

以閔安仁爲平壤教授安仁修葺文廟備儀釋奠嚴條約以教諸生

太宗朝儒學提調權近上疏進勸學事目八條

鄉學事目曰鄉學師儒爲他州教授則其生徒亦赴其鄉校俱不得自便受業請自今在外儒官私置書齋教訓者毋敢定爲他州教授生徒亦毋令强赴監司守令仍加勸勉使各安居講學

世宗十七年賜書籍于濟州學校

補 世祖六年禮曹啓教養人才國家重事請自今京外教授官教導學

長擇學問精熟堪爲師表者授之成均舘四部勤慢則本曹檢察外方則觀察使親自講問則移文本曹轉啓如有成效者特加褒奬除生員進士陞補入學外年過四十不學問閑遊者各其教官報本曹移文兵曹充定軍役以懲其餘守令不能修明學校者觀察使嚴加糾理從之

七年 上諭諸道觀察使曰近來學校踈弛是由上之人勸勵未至耳予嘗親幸成均舘並聚四學儒生試藝使之勸勵卿亦體予意每行州縣詣鄉校躬試諸生且飭教官勤勉教誨焉

成宗朝永安道觀察使李繼孫啓曰本道之於我朝爲岐陽豊沛而永興爲一道首乞於本府鄉校擇文官之學業精博者差教授聚諸邑儒生教誨之則人材可以成就而六鎭風俗亦將變化矣 上從之 ○

補 二年禮曹啓諸邑儒生額數且少學舍頹廢師生或有僑寓私第觀察使慢不致察有違國家興學校之意諸邑儒生勿定額數其學舍頹廢者亦令修繕從之

補 五年 上謁 齊厚陵至松都將親祭穆淸殿松都儒生李德根等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五百年大都豈無耕莘釣渭者且 殿下祭眞殿而不祀文廟非隆師重道之意願謁文廟試取人才於是 上至文廟謁聖而試士以未有 世祖古例不果行賜儒生米三十石綿布五十疋

七年 上下諭禮曹曰治國之道敎化爲先咨爾禮曹卽唐虞司徒之官周禮春官之職以敎人明倫爲任其令四方儒生皆習小學三綱行

實使漸染薰陶以成風化

八年 上幸太學行大射仍命列邑行飲射禮

二十年 上以鄉學書籍甚少命印四書三經頒賜于諸道

二十一年 上謁 英陵所過州縣遣官致祭于先聖給諸生米有差

補 經國大典 諸道觀察使擇道內校生每六月設都會所差文官三員或講論或製述優等者啓聞直赴生員或進士覆試下三道各五人其餘道各三人○校生所讀書日課每月季守令報觀察使觀察使巡行考講依學令勸懲置簿教官殿最時憑考其月課日講優等者量減戶役

中宗二年平安道觀察使安瑭設作成庫以贍學廩至今遵用焉

補三十年謁 齊陵遣官祭長湍坡州高陽三邑鄉校還詣松都成均舘行酌獻禮賜儒生米百斛試文士於明倫堂武士於滿月臺

補明宗七年賜開城府學官田十結

補十年靈巖鄉校位版爲倭兵汚傷命埋安于淨潔處改造位版行慰安祭

宣祖二年儒臣李珥進東湖問答論鄉學之制

鄉學之制 列邑每三年一選其鄉人之通經史可爲人師者報于監司監司合其選而移于吏曹吏曹按其簿博採公論更加精擇差定訓導必以其邑之人授之其邑無人則授隣邑之人隣邑又無人則授以其道之人不限其箇滿惟以成教爲期每年監司親自考其

成績績之上者馳啓論賞授以六品之職以聳動士林夫如是則訓導之職甚重而不屑就之士亦有肯爲者矣

六年　上從三司言將行呂氏鄕約儒臣李珥奏曰鄕約是三代之法而今將行之近代所無之盛事但凡事有本有末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鄕約乃正萬民之法也朝廷百官未底於正而先正萬民則捨本治末事必無成矣　上從之

七年命撤去開城平壤二府先聖十哲塑像代以位版

李晬光曰開城平壤二府之塑像盖元時自中國來者至是依明朝嘉靖之制始撤去云

臣謹按星州鄕校亦有塑像文簡公金宗直嘗過星州作塑像

賦其辭曰煥泮制之復古妥木主而釋菜盖泮宮則去塑像而

用木主已在於嘉靖之前矣

十九年置提督官于八道以訓諸生

公州提督官趙憲上封事曰我朝賢良明經等科纔設於趙光祖立朝之日而旋廢不行厥後用人之路只倚科舉一事而初講小學乃見監試後設圓點滿數赴舉意非不美事非不密而惟謹抄科文善於剽竊以爲干祿之徑是以李珥嘗於石潭書室不許人持科文抄集惟以小學近思錄先獎誨之次及四書五經經學不明文理不達者不許赴舉臣既冒受提督之任請以先賢之說申舉學校規制幷嚴科舉事目惟使童蒙八歲以上者聽教于學長業儒私自讀書之

類悉付于鄕校分齋別類因材廣誘日有課程俟其有成然後臨場製述依朱子三八日出題四九日考試之規幼學而不通四書作賦詩無倫理者不許觀光于監試生進而不通近思錄經史爲文章不以理勝者不許冒入于東堂別試鄕人之求入于舘學者不於提督畢講小學四書者亦不許入

仁祖十六年命各官鄕校釋奠犧牲代用獐鹿時新經兵亂農牛盡斃鄕校犧牲以猪羊代之至是京畿監司金南重奏言畿甸各邑猪羊亦盡請代用雞牲 上曰以羊易牛猶或可也以雞易牛則事甚不可禮官請以獐鹿代用 上從之

二十五年命諸道春秋釋奠勿用太牢以新經兵亂也○舊法各邑鄕

校位板見偸則守令罷職至是朝議以爲此適中奸民欲去土主之計遂廢是法

補時屢經兵亂諸州縣學校多荒廢不建儒生輩出力營建時施賞以褒又以兵革數興國用匱竭年穀不登校生納粟納馬則皆許免講久之又以免講多蠹弊故非禮曹帖文者不施惟松都以　太祖下教無講汰法一如京學

補二十一年平安道觀察使啓淸北儒生頗有向學之心請擇本道文官爲教養官且印頒經書　上從之頒經書各十件

孝宗十年命兼祭酒宋浚吉勘定學規

鄕學之規　外方鄕村各建書堂各定訓長不無其效而近者其法

廢壞今宜遵承前日事目申飭修舉而其訓長令其一鄕擇差一如大學掌議之例而守令時時親自往審考講其學徒監司及都事教養官亦考講或製述如有實效表著者依大典其師長量減戶役其學徒量施賞格而其中最表著者則啓聞其師長陞爲童蒙教官或除他職以示勸奬之道

顯宗四年贊善宋浚吉建議請釐正州府郡縣祀典之謬錯者上從之

宋浚吉議曰大典續錄所載外方州府郡縣祀典等第實甚明白如東方先儒薛聰崔致遠安裕等旣許縣祀而唯鄭夢周若我朝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廸李滉等六賢不載於其中則恐無是理該

曹謂續錄之撰成在於六賢從祀之前故不及並載云考之國典旣如此稽諸禮經亦有有舉無廢之文則位版造成之舉何可已乎卽今諸道縣學或祀或否郡學則應祀殿上十位而亦或祀或否界首州學所祀亦有與大學不同者莫重祀典紛錯不齊有如是者宜有釐正之典

以文成公安（玉邊向字）名犯　國朝御諱命各邑鄉校位版皆以文成公初名裕字改書

補五年命置平安道江邊敎養官以敎儒生

六年京畿監司金壽興啓請鄉校勿用牛牲禮官奏曰鄉校用牛牲雖是謬規用之旣久且國學亦以騂牛代羊第觀五禮儀州縣釋奠正配

位圖式則脯醢並爲用鹿云今若依此禮文釐正改用則各邑之臨時捉鹿實所未易各道釋奠所用牛脯之價既自惠廳以給則只用其脯仍舍其肉使之必用鹿肉不但有弊久遠規例猝難變通其令列邑今姑一依前例釋奠用牛一可矣　上從之

補 八年四月溫幸時判中樞府事洪命夏箚言　成宗幸　英陵駐駕驪州遣官祭於鄉校至今以爲美談　上遣重臣以太牢祭溫陽鄉校

九年忠淸監司閔維重啓言列邑聖廟位版尺度不中禮式　上命禮曹考其制仍舊勿改

禮官啓曰取考五禮儀位版圖式則長一尺二寸厚八分廣四寸云而大學各位位版則大聖位版度以周尺則長三尺八分厚一寸四

分廣一尺一寸五分四聖位版長兩尺七寸一分厚一寸二分廣九寸九分十哲位版長兩尺三寸厚一寸二分廣八寸東西廡位版長一尺八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廣六寸三分與五禮儀長廣之制如是懸左大學位版當初制造未知倣於何制遍考文獻通考大明集禮會典等書而俱無可據禮式尺度旣不可考則各邑位版有難輕改
臣謹按位版尺度有中朝已定之式而不入於其時禮官之考啓故玆附錄于左明世宗嘉靖九年撤去塑像代用木主孔聖神版高兩尺三寸七分闊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書四聖神版各高兩尺五分闊三寸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分先賢十哲以下諸弟子神版

各高一尺四寸闊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先儒左丘明以下諸子神版各高一尺三寸四分闊二寸三分厚四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俱赤地黑書此載於王氏續考而其槩又略見 於文烈公趙憲東還封事矣

十三年忠淸監司南二星啓言五禮儀大小祀牲牢條文宣王以騂牛代羊外則否縣只用豕一其州縣釋奠饌品圖式羊腥之外亦無牛腥而各邑例用牛肉蓋以鹿脯未易措辦不得已而代用也然祀享事重從今爲始外方不得用牛腥縣則不得用羊腥如不得已則以羊易牛或無妨矣 上詢于領議政鄭太和太和曰卽今釋奠祭外方所用饌品與五禮儀不同者初非不察禮文而然也今不可徒倣五禮儀註疏

反致難行之弊至於羊脯羊腥責令州縣辦用則實未易矣　上從之

肅宗五年　上以儒敎廢弛復設慶尙全羅兩道四界首提督官

八年　上命各邑鄕校位版一依太學爲粉面之制先是各邑位版或粉面或否焉至是因左議政閔鼎重之請有是命

九年　上命各邑鄕校位版奉安次序皆作圖以上釐正其違制者從左議政閔鼎重之言也

十年　上命除松都儒生講汰之法時將講汰各邑校生禮曹判書申晸奏曰昔　太祖大王定都漢陽視松都一如漢京聖廟仍稱曰成均其養士之具賜與之物與泮中無異萬曆壬子亦有講汰之舉而因李德馨李恒福之言松都儒生特許免講今亦宜有區別以示優待也

上從之

十二年禮官奏曰太學位版元無䅘藉而各邑鄉校間或有焉實是違制自今請勿用　上從之

補十三年禮曹啓觀此公洪監司狀啓則各邑釋菜時用牛頭取考五禮儀則州縣釋奠只用羊豕小牢云則奠用牛頭實無所據查問本道則公州沔川平澤稷山鎭川等五邑用牛頭其他各邑皆不用之而五邑豕腥羊腥外又用牛頭添作法外一腥殊甚無據使之勿用何如

上從之

補三十一年右議政李濡啓請校生落講勿定軍役以徵罰布事一依故相臣張維金堉諸先輩之見釐正廳節目啓下頒布從之

三十四年海西儒生疏論信川郡守朴俊蕃釋奠用羔之非禮曹判書李寅燁啓曰臣竊考五禮儀外方鄕校牲用羔豕云則以羔羊見乏以牛代用此是謬規遐方之士不知禮典之本自如此而陳疏論列矣請自今申飭諸道一從禮典 上從之

補 四十年改定鄕校從祀位次之式

補 英祖二年成均館啓曰八道各邑享祀所用幣帛麤細不一今年秋享所用幣帛升品尺數一依禮式本館堂上郞廳監封分送於各道監營使之傳致各邑而第念載運之節若委於私便則不但中路踈忽之可慮亦恐有損於尊重禮幣之本意也諸道嶽海瀆所用禮幣皆付於香祝之行自今爲始各邑所用禮幣亦依嶽海瀆幣帛例一體頒送於

香祝之行似合禮典分付該曹以此舉行何如 傳曰允

補 十六年九月 上謁 齊厚陵駕還松都謁先聖仍周覽學舍歎曰美哉基也勝國好佛不好儒以至於亡惜乎御明倫堂召見諸生書下尊聖道三字揭于壁賜四書三經各一部貯尊經閣 教曰先朝癸酉幸故都也欲視學未果但依 兩朝故事賜綿布今亦賜綿布一百匹

十七年 上教曰大賢之陞配聖廟先儒之配食聖廡猶爲之愼且重焉況孔聖之下奉書院乎國有聖廟鄕亦奉殿豈敢私自屑越乎今聞尼山報恩兩縣書院有孔聖位版及影幀云其令本縣影幀則奉安于鄕校位版則敬埋于鄕校殿後潔淨之處 翌年因賛善朴弼周跡諸道孔聖影堂之未及毁撤者仍撤焉

補 二十二年五月命州府郡縣之學幷祀宋朝四賢及我東十二賢並祀十六賢具載法典祭禮條小註而小縣多不能遵行故有是命

鄉學從祀之式 大典續錄曰開城府及諸道界首官依大學之制州府郡則免祭兩廡諸位縣則並免殿上十哲位惟宋朝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晦菴朱子及新羅弘儒侯薛聰文昌侯崔致遠高麗文成公安裕則州府郡縣並皆祀之○橫渠張子康節邵子肅廟甲午陞配國學大成殿後將並祀於州府郡縣因禮官言只令開城府及諸道界首官祀焉至 英祖庚寅命州府郡祀之仍製下

御識

御識 噫宋藝祖時五星聚奎其後濂洛關閩相繼輩興理皇尊尚

得謚爲理至我朝先正文正公首以建請逮于甲午陞配六賢於大成殿猗歟盛哉噫其年殿庭頒教時予亦叅焉其教文亦在私錄豈意嗣服四十六年歲庚寅因社壇事而及於此乃得其時春曹故事詳知本末而二賢之尙今闕焉豈繼述之道乎且縣學遵 成廟故事州府郡一從甲午 下教同配殿內則遵故事繼先志可謂兩得以此勅諸道而予有追慕萬倍者何則予年二十一獲覩盛儀今七十七追昔年正祀典復何餘憾畧記其概於備考云爾

續大典高麗文忠公鄭夢周本朝文敬公金宏弼文獻公鄭汝昌文正公趙光祖文元公李彥廸文純公李滉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文元公金長生則州府郡縣並皆祀之 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丙子從祀文純公朴世采

甲申從祀幷令州府郡縣祀之

補祭法 同文廟

補祝式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某朔某日某甲某州官姓名 府郡縣同 敢昭告于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 祝辭同文廟 以先師兗國復聖公顏氏郕國宗聖公曾氏沂國述聖公孔氏鄒國亞聖公孟氏配尙饗 告由等祭 伏以以下別撰辭 ○配位無祝文

補齋官釋奠獻官 守令 亞獻官終獻官東西從享分獻官各一兩廡分獻官各一 縣則無○以上幷佐貳敎授訓導及本邑閑散文官 祝以下諸執事 幷學生 ○告事由移還安祭幷同

補大成殿修改慰安告由等祭州郡縣報監營監營狀啓自京備送

香祝

鄉學釋奠之式 正配位每位八籩在左爲三行以右爲上第一行形鹽在前魚鱐次之第二行棗在前栗與榛次之第三行菱在前芡與鹿脯次之八豆在右爲三行以左爲上第一行韭菹在前醓醢次之第二行菁菹在前鹿醢芹菹次之第三行兎醢在前筍菹魚醢次之俎二一在籩前實以羊腥一在豆前實以豕腥簠簋各二在籩豆間簠在左實以稻粱粱在稻前簋在右實以黍稷稷在黍前爵三在簠簋前各有坫

鄉學儒生員數 府牧置九十人都護府置七十人郡置五十人縣置三十人

鄉飲酒儀 每年孟冬州縣擇吉主人戒賓年高有德行者其日主人迎賓于學堂門外相者指導揖讓入衆賓隨之至堂賓再拜主人答拜衆

賓行禮如上儀就位奏樂主人獻賓賓酢主人觴行五遍賓主皆興司正(衆所惟服者)告戒曰仰惟國家率由舊章崇尙禮教今玆舉行鄕飮非專爲飮食而已凡我長幼各相勸勉忠於國孝於親內睦於閨門外比於鄕黨胥訓告胥教誨無或怠墮以忝所生在位者皆再拜如初賓降出衆賓隨出主人送于門外如常禮

鄕射儀 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行禮前一日主人戒賓(孝悌忠信好禮者)其日除地爲壇張侯去壇九十步主人迎賓于門外相者指導揖讓入衆賓從之至壇主人在東賓在西賓再拜主人答拜如上儀就座奏樂主人獻賓賓酢主人酒三遍乃撤卓司射(衆所推服者)陞壇射賓主比耦搢三挾一以次而射每發矢皆樂作射畢司射命弟子設觶

不中者卒觶反置于卓衆賓不中者以次繼飲飲遍乃撤觶賓主皆再拜如初賓出衆賓隨之主人送于門外如常禮

補 韻玉曰東國舊無學校高麗忠烈王時江陵按廉使金承印刱立文廟於花浮山硯滴巖下列邑文廟繼起○輿地勝覽正統庚申海州牧使李昶移建鄉校于文憲公崔冲舊宅之基其後鄉人因以冲祔祀于文廟弘治初牧使鄭誠謹以非祀典所載罷之○江陵道襄州(今襄陽府)郡舊無鄉校忠肅王時按廉使安軸始符下本郡及通州(今通川縣)營立聖廟○京畿道利川縣舊無鄉校本朝 太宗壬午監務邊仁始建聖廟○陰竹縣舊無鄉校 世宗戊申縣監朴穆始建聖廟○忠淸道連山縣舊無鄉校 太宗朝監務朴

坤始建聖廟○慶尙道安陰今安義縣舊無鄕校生徒僑寓於傳舍或縣司先聖神版東之屛處每春秋釋奠出而陳之　成宗癸巳縣監崔榮始建聖廟○全羅道求禮縣舊無鄕校每春秋釋奠僦行於閭舍　中宗戊寅縣監安處順始建聖廟○星州鄕校五聖十哲塑像　中宗初牧使康仲珍代設位版

今上九年三月　上謁　齊厚陵駕還松都謁先聖賜齋儒七書一帙米五十石錢千兩仍御滿月臺設科取士

附書院

明宗五年賜紹修書院之額院在慶尙道順興縣白雲之洞書院之設始此禮曹書院錄鎭川之百源咸興之文會其刱建在於紹修之前而文純公李滉文集曰東國舊無書院自紹修創始云故錄之如右

東國初無書院　中廟壬寅故叅判周世鵬爲豊基守豊基屬縣順興有高麗文成公安裕舊居世鵬遂卽其基創立紹修書院以爲士子藏修之地文純公李滉繼世鵬而爲邑守轉聞于朝請依宋朝故事賜額頒書且給土田臧獲　明廟許之又命大提學申光漢作文記之於是士爭慕效書院寖盛而禮安之陶山海州之紹賢尤爲表著此二院　英祖朝圖進御覽後來書院益多幾遍于州縣　孝宗朝因徐必遠之䟽朝家始議設禁至　肅廟甲午命諸道禁其私建　英祖辛酉凡甲午以後創設者皆毁撤焉盖以冒禁令而私建故也其他則朝家未嘗不優待焉　宣廟嘗以御筆賜額于白川文會書院及壬辰之亂院額燬於兵燹　肅廟復以御筆追

[illegible]賜其額而淸州有華陽書院尙州有興巖書院皆 肅廟御筆也

及 英祖朝又以御筆賜楊州道峰書院之額 列朝崇學之意

盖如此矣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二百九

四十一 文獻 學校

四十二 文獻 學校 職官

四十三 文獻 職官